

旧参
I 246.4
E 2 L 3
(4)

10.1.18

晁珠樓主

大漢英雄

4

I 246.4

H 2 L 3

(4)

大英雄

墨珠樓主

大英雄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270325

天津市人民圖書館

藏書圖記

大漠英雄 四

還珠樓主著

第七回

絕頂湧蓮花變滅旗門騰異彩
飛光追魅影旂檣佛法護真神

崔南州和成全待了一會，心想紅蓮一現，末次天劫，當已發難，旗門仙陣，威力如此神妙，妖人未必敢來送死，也許知難而退，已然逃走，心念才動，忽見南州，愁眉苦臉，滿面憂惶之容，指着先立旗門，和近側一帶，連打手式，成全原與南州約定，遇事祇用手比，見狀，料知有異，正在定睛尋視，忽聽耳邊有人說道，方才你不該離開，以致崔南州被妖婦看出形迹，暗用邪法，攝去真形，我因投鼠忌器，南州真形被攝，妖人如驚逃回山，不消三日，生魂必被攝去，如不下手，又是末次天劫的一個大害，幸你機警，不等妖婦回來，自將南州，引離原地，隱身在旁，妖婦起來，不見人影，祇當旗門，發生妙用，難於觀查，又見末次天劫，已然發動，再不下手，恐誤良機，大方真人將來，必要尋他報仇，一時情急，把妖師司空湛也請了來，運用玄功變化，一同冒險衝入旗門之內，因見陣中心，那朵紅蓮，乃佛門至寶，以為大方真人的元神，藏在其內，暫時不敢冒失下手，意圖取巧暗算，因料先被攝去真形的人，是仇人弟子，奉命在旗門之下防守，不敢擅離，必仗旗門隱護，仍藏原處，現用冷焰搜魂之法，打算把南州生魂擒去，附身其上，作梗報仇，雖然中邪，前服靈丹，元氣

充沛，人又正直光明，不易受那邪法搖動，祇管周身冷戰，神魂不甯，仍能強自鎮攝心神，妖婦不合貪功，欲以色身爲餌，致被南州看破，現正朝你打手式，妖婦名叫叨和仙子賽阿環方玉柔，乃妖人司空湛的愛徒龍姬，賦性淫凶，無惡不作，可仗法寶隱身，用五星神珠，朝南州所指之處打下，祇將妖婦所持寶鏡炸破，邪法立解，再將南州懷中寶鏡取出，朝前照去，一面連發五星神珠，妖婦不死，必帶重傷，司空湛愛妖婦如命，恐其形神皆滅定必搶護逃走，也許有什殺手使出，你二人在隱形壁防護之下，決可無事，不必害怕，如見厲害，速發三枚地寒針，妖道救人心切，定必衝陣而逃，却是不可追趕，以防有失，成全聽出是采薇大師二次傳聲，忙卽留意，向前查看，南州先還是時東時西，左右亂指，後竟指定本人身前面色已如死灰，手都發抖，恰好話也聽完，便朝南州手指之處，揚手將五星神珠朝前打去，祇聽一串殷雷聲中，霞光電射，面前不遠，旗門之下，現出一個，手持碗大玉環的妖婦，滿面均是怒容，正在張皇四顧，身上籠着一片青光，神情十分詭異，成全心靈手快，目光到處，隨手一指，那一連串五色火星，立朝妖婦當頭打下，妖婦似覺其熱難耐，隱形邪法已破，那五色火星先祇附近飛舞，人一現形，便環身追逐不捨，雖有青光護住，並擋不住那奇熱無比的火力，正待另取法寶防禦，慌得一慌，成全因見南州中邪，恨極妖婦，將手連指，那五星神珠，立往玉環之中穿過，一陣青煙，當時消滅，回顧南州，神智稍清，剛代把身旁寶鏡取出，猛瞥見前見妖道，由洞前電馳飛回，一見妖婦，受五星神珠追迫，又驚又怒，揚手一片青光，擋向妖婦面前，雙方才一接觸，忽似有所警覺，面容立變，立取出一件，形似網

巾，青光隱隱的法寶，待要施爲，同時人也運用玄功，化成一道青虹，剛一飛起，忽聽一聲慘呼，妖婦已受重傷，原來那五星神珠，威力神妙，本身具有靈性，開頭雖是五團，時大時小的五色火星，前後追逐，隨同飛舞，彷彿有物穿引，連在一起，至多相隔兩三丈遠近，從不遠離，及至妖道發出青光一擋，內中一黃一黑，兩團火星，倏地隱去，就這轉眼之間，竟由青光側面，繞越而過，其急如電，那妖道正是司空湛，因仗玄功變化，帶了妖婦方玉柔，暗入旗門之後，看出敵人陣法神妙，中了對方誘敵之計，不特急切間，無法破陣，連中心主持陣法的敵人徒黨，也祇有在陣外所見那人，一時疏忽，被方玉柔用邪法，攝去真形，至今元神，尙未擒到，餘者不見一絲形影，似此情勢，能否成功如願，實是疑問，想了又想，覺着自己多年積怨，對付這等法力高強的夙仇，已然隱忍多年，不發則已，出手便無輕退之理，况又乘人之危，無形中佔了莫大便宜，仇也越深，再要臨陣怯敵，豈不被同黨譏笑，本在爲難，方玉柔以前，爲了淫惡太重，兩受神駝乙休，和乙休之妻韓仙子追迫，連失異寶，並還受傷，死了兩個同黨情人，僅以身免，恨之刺骨，一見師父，又在作難，知其陰險狡詐，顧忌多疑，恐又怯敵敗退，在旁撒嬌惹魚，說仇人正當天劫臨身，要緊關頭，不乘此時報仇，對方這等嚴密準備，萬一躲過天劫，有了今日之事，仇恨越深，決不干休，除却乘他危機四伏之際，報仇除害，早晚必被尋上門來，一旦不敵，身敗名裂，恐所難免，千萬不可因循自誤，司空湛聞言，也覺有理，自恃玄功變化，邪法高強，多厲害的陣法，也不致於銜逃不出，何況敵人正以全付心力，防禦天劫，無暇旁顧，親手報仇，雖是艱難，乘隙作梗，必能

辦到。至少也使仇敵多受危害，只盼敵人，在要緊關頭上，略分心神，任他法力多高，即使躲過天劫，也必走火入魔，由此坐禪，或將原體毀去，僅逃得一個元神，從此永絕後患，早晚必爲自己所殺，心念一動，以爲時機不可錯過，因恐妖婦犯險，不令隨同下手，又料每座旗門之下，定必有人，防守主持，祇要擒到一人，破去一座，全陣微妙，立可看出多半，便令方玉柔，用照形法寶，查看前被攝去真形的敵黨，隱在何處，一面用冷焰收魂邪法，攝取生魂，自往仇敵藏身的洞穴內，隱形查看，不料運用邪法，試探觀查，終看不出絲毫迹象，心正驚疑，忽聽妖婦傳聲，急呼求救，忙即趕回，妖婦正在行法搜魂之際，猛瞥見暗中飛來五點火星，突然出現，比電還快，才一照面，先將照形之寶破去，邪法立解，同時，周身奇熱如焚，防身寶光，竟無用處，幸而妖師飛遁甚速，一聽告急，連忙起來，剛將法寶擋住，緩得一緩，未受重傷，仍覺熱得難受，方想此是什麼法寶，如此厲害，連師父那麼神妙的寶光，擋在面前，也覺奇熱，如被上身，豈不把人熱死，心正驚奇，仗恃司空湛邪法厲害，信賴過甚，忘了逃退，就這略一驚疑之際，猛覺身外熱力大增，宛如身陷洪爐之內，身子快被烤焦神氣，心方一驚，同時，又見一黃一黑，兩團怪火，突發奇光，精芒四射如雨，打向身上，暗道不好，忙縱遁光，想要逃避，另取法寶抵禦，已自無及，那兩團火星，在成全暗中主持之下，開頭先把寶光隱去，突然發生威力，等到妖婦發現，已早臨近，防身寶光，先自消滅，化爲烏有，總算妖婦，得有真傳，邪法甚高，逃遁神速，雖未當時慘死，仍被內中一團黃色火星，插中左肩，半邊肩臂立被燒焦，奇痛攻心，驚懼忘魂中，司立滿也正聞聲趕到

見狀既是憤怒，又是憐惜，忙將手中寶網，當頭撒下，化爲一片純青色的輕雲，將妖婦裹住，一面行法，去止傷痛。一面運用玄功，怒吼一聲，化爲一道青虹，騰空而起，自將火星敵住，雙手往外連揚，立有十股青氣，中雜無數灰白色妖針，和無數暗赤色的雷火，潮水一般，四外亂打，口中連聲咒罵，成全看出厲害，又知此時，事情緊急，不容妖人作梗，加以初經大敵，一見妖道，這等威勢，身在青虹籠罩之中，滿空亂舞，任五星神珠，環身追逐，好似不甚害怕，也未受傷，惟恐誤事，心中一急，便將地寒針，發了一枚，初意，此寶祇用一次，不捨連珠並用。也是二人，福緣深厚，該當成功，旁邊崔南州，吃了妖婦的虧，心中痛恨，再見邪法厲害，成全發了一枚地寒針，此寶自從到手，本是一人分得六枚，也隨手發了一針出去，頭一針本朝妖道打去。一線寒光，與青虹才一接觸，立時爆炸，化爲一道冷雲，寒光閃閃，飛迎上去，青虹祇顛了兩顛，略一震動，便由妖道手上發出連珠霹靂，將冷雲衝散成好些片段，成全不知妖道，已中寒毒，只不甚重，誤爲邪法厲害，地寒針已爲所破，心正悔恨，南州跟着學樣，這一針，却朝妖婦打去，妖婦急切間，雖將外面傷痛之處止住，火毒已然攻心，本就心熱如焚，忽見兩線寒光，分朝師徒二人射來，相繼爆炸，化作一片冷雲，當頭罩下，先還想身有寶網籠護，多厲害的法寶，也不能傷，誰知那地寒針，爲魔宮至寶，能合能分，一經施爲，非經七日夜，不能減少他的威力，外人雖用一次，如被魔王夫婦，行法收回，仍能復原再用，那陰寒之氣，得隙卽入，奇毒無比，除却得有魔法傳授的寶主人而外，在旁觀戰的人，不論敵我何方，祇在三百丈內，均難免於波及受害，便崔南州，

不發第二針，那被司空湛衝破的，冷雲寒光，仍要朝人包圍上去，那禁得起二針同發，當時祇覺一股奇寒之氣，當頭撲到，週身血脈皆凝，氣透不得，骨髓似要凍僵，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想要狂呼求救，人已不能出聲，幸而司空湛，深知此寶來歷妙用，正奇怪魔教中的異寶，怎會落在敵人手內，這男女兩魔頭，如與仇敵，連合一起，不特成功無望，並還凶多吉少，心正憂疑，猛瞥見一線寒光，又朝妖婦射去，不禁大驚，剛運用玄功，冒着奇寒，將冷雲衝開，一把將妖婦抱起，成全機警，看出冷雲，自然爆炸，並非敵人法寶之力，先被青虹衝破的冷雲，本是聚而不散，停滯空中，隨同敵人邪法衝盪，時分時合，第二針剛一發動，那大小數十百團冷雲寒光，立似狂濤一般，向前捲出，與之相合，將男女二妖人，一齊圍住，妖婦早就面色慘變，凍得週身亂抖，將口連張，不能出聲，兩針所化冷雲寒光，連合之後，越發濃厚，妖道雖能施展邪法異寶，將其衝破，看那神情，却甚勉強，冷雲隨分隨合，勢更神速，想起采薇大師原說，須用三針，看此形勢，分明已佔上風，隨將第三針，發將出去，此寶原是兩極酷寒陰煞之氣所煉，發得越多，寒力越猛，祇要發上三針，互相激撞摩盪，便能發生寒雷妙用，司空湛邪法雖高，一則變生倉促，事前沒有防備，再加愛徒寵姬，連中寒火之毒，再不見機，命必難保，本來就有退意，第三枚地寒針，再相繼打到，心疑魔母波旬婆，暗助敵人，魔藏陣內，此寶不知還有多少，來時不會準備，愛徒先受重傷，即使能夠如願，人也難於保全，方自悔恨憤怒，忽見冷雲寒光，分合更快，內中似有無數寒星閃動，暗道不好，剛帶方玉柔，運用玄功，以全力衝光破雲而出，那無數寒雷，已自爆炸，雖仗玄功

變化，邪法高強，護身寶光，未被寒霞衝破，但那酷寒奇冷，也自難耐，慌不迭，破空遁去，祇聽一聲劃空長嘯，由當地起，隨同那道青虹，直射天邊，衝入遙空暗雲之中，光影已早消失，嘯聲猶自未歇，一直響到天邊，方始停止，餘音遙曳，四外寒山，皆起回聲，那三枝地寒針，本朝敵人湧去，因對方飛遁神速，不曾追上，停在前面天空中，成了一團，聚而不散，方想此寶可惜不能收回，忽見先前金虹也似的光筒，突然出現，當空冷雲寒光，便朝光筒中投去，先前沸水之聲，已不再聞，不消片刻，金光一閃不見，一股長虹般的雲氣，隨着金光隱處，化爲片片殘雲，逐漸消滅，再看旗門中心，黃萬二人，在那一朵紅蓮，擁護之下，忽有兩幢三尺來高的白氣，由二人頭上湧起，各裹着一個小人，與黃萬二人，生得一般無二，都是安穩合目，盤坐其上，神態甚是莊嚴，知是二人元神出竅，細查四外靜悄悄的，不見絲毫警兆，待了一會，小人身外籠護的白氣，漸漸發光，越往後越強，成了一幢白光，小人始終安詳，似在入定神氣，似這樣過了個把時辰，中一小人，好似有什麼變故，面現驚懼之容，身外白光，立轉暗淡，小人也似支持不住，剛一睜眼，餘光往身上一罩，小人蹤跡不見，另一小人，仍似原樣未動，身外白光，反更加强，簡直成了銀色，二人看出前一個小人，乃黃建元神所化，失蹤以後，人仍端坐紅蓮之上，祇是面容灰敗，彷彿遭了失意的事，心中苦痛，現於顏色，正代愁急，就這黃建元神復體，晃眼之間，先前歸途所見，那圈佛光，突似飄輪電馭，自空飛墮，初現時，大祇丈許方圓，落到陣中，立即暴漲數十倍，蔭中心一帶，連黃萬二人身後洞文，一起罩住，祇見祥霞激灑，靈雨霏微，閃變起千重霞影，萬道毫光

，那八座旗門，同時也發生妙用，精芒如電，彩氣騰空，雷鳴風吼之聲，震撼天地，料知末次天劫，已到緊要關頭，大方真人正以全力拱禦。那佛光乃采薇大師所發。來勢定必厲害，怎會看不出一些形迹，心正尋思，忽見黃建頭上，元神變化的小人，重又飛起，身外光華，却變成了紅色，身後還有一條紅影，正測不透是何原故，佛光條地縮小，往二小人頭上罩去，忽聽一聲長嘯，先由黃建元神身後，飛出一道紅光，祇一閃，便自加大，中擁一人，正是大方真人神駝乙休，現時，週身金光紅霞，亂爆如雨，鬚髮皆張，剛飛離黃建頭上，揚手便是連珠神雷，往前亂打，數十百丈金光雷火，驚龍也似，向前直射，勢急如電，人也怒極，好似和人拚命神氣，那圈佛光，似早防到，未等乙休飛離陣地，便急追上去，連人帶紅光，一齊圍住，不令前飛，跟着，便有一個少年和尚，迎頭飛降，見面不由分說，一把將乙休抱住，在佛光環繞之下，強同飛回，乙休意似不快，那和尚正是采薇僧朱由穆，一面指揮佛光，強迫乙休轉回，一面笑道，駝兄也是神仙中人，怎還這大火氣，這類卑鄙無恥的左道妖邪，隨時遇上，均可將他除去，何值生這大氣，隨聽一人接口道，朱師兄，駝兄天性如此，以他法力道力之高，如非尙氣任性，豈不早昇仙闕了麼，怎會有這許多煩擾，說時，陣中光華全收，黃萬二人元神，也隨紅蓮一齊隱去，對面洞中，走出一個和尚，正是前遇神僧，一髮禪師，乙休自采薇僧佛光，強行攔回，也未答話，祇笑了笑，一閃不見，二人才知此是元神所化，隨聽采薇大師笑道，我早防到駝兄，恨極司空湛，必不干休，只說事後尋去，後來看出好些可疑，正在暗中戒備，原是防個萬一，不會想到駝兄事情一完，連元神也未復體，

假惹和那妖則算帳，妖賊也實可惡，先前乘人於危，已受重創，仍然不肯干休，妄想魔形暗算，我恐罪煞寒毒之氣，隨風飄墮，爲禍生靈，一時疏忽，妖賊魔形法寶，又是前古奇珍，匆促之間，連我也未想到他去而復轉，幾被瞞過，等我看出，忙發佛光戒備，駝兄自己追出，以駝兄的法力，又有師兄，和我在此，自不會中誘敵之計，不過，妖賊邪法頗高，先已敗過一次，不是不知厲害，還敢捲土重來，不是有恃無恐，便是看出天劫厲害，駝兄另有替身，主持旗門仙陣，意欲乘隙暗算，以報前仇，不料被駝兄看破，自然放他不過了，一髮禪師笑道，當妖婦受傷，妖道護了妖婦逃走之時，乙道友正當緊要關頭，尙且容他不得，本來打算抽空，給妖道吃點苦頭，經我再三勸止，方始罷手，妖道偏不知趣，已然逃走無事，偏又去而復轉，似此屢次乘人於危，連我也容他不得，何況乙兄，最可惡是，妖道人太陰險，既想乘人於危，又恐不是對手，仗着一件隱形法寶，隱伏旗門之外，連用邪法暗算，均未成功，眼看末次天劫，已將渡過，照說便應該知難而退，祇爲生性險詐，平日雖善忍氣，一經發難，便不肯輕易退去，妄想復仇，同時發現黃萬二人，雖然元神凝固，定力堅強，一任天魔百計進攻，未受絲毫搖動，本身並非修道之士，深悔來時，不曾細看，致誤良機，一時悔恨交加，怒急心忡，以爲仇敵，全仗旗門，抵禦天魔，祇把黃萬二人主持的，中樞根本之地破去，便可成功，又因這末次天劫，微妙非常，無形無聲，外人看不出怎麼迹兆，我再行法禁制，裏外隔絕，妖道看不出人物形聲，祇當乙道友，正與天魔相持，無暇分心旁顧，竟冒奇險，隱形侵入陣內，暗放陰火傷人，黃建元神，誤認幻景，幾乎受傷，這時，末次天劫，時

限將過，就在這天魔將去未去的，瞬息之間，乙道友元神，冒險飛出，先將黃建元神，護住退下，我又暗中行法，將其驚退，才保無事，跟着乙道友，護了黃建元神，二次飛出，本意誘敵，不料妖道，甚是機警，看出不妙，立時遁走，乙道友忙發神雷追去，師兄也自現身，將他攔了回來，當妖道侵入之際，正是天魔，將退之時，祇要妖道，早來一步，乙道友怒火頭上，與天魔祇一正面相對，吉凶便自難料，那陰火也是無形無聲，黃建元神，已然受傷，如非寶光防護，必遭慘死無疑，幸而時機湊巧，就這一髮千鈞的當兒，乙道友和我，先後警覺，隱形遁出，黃萬二人的定力，又極堅強，黃建雖然受傷，萬方雄幸未波及，當天魔將去以前，又悟出玄機，元神分外明朗，妖道祇見二人，同在紅光環繞之下，不知乙道友，事前早已料到，爲防到時，萬一主持旗門的人，爲幻相所惑，心神搖動，不能自制，因而誤事，法寶防身之外，各人另有靈符神光護體，妖道急切間，不曾看破，又見黃建元神，忽然退下，面上雖現驚懼之容，拿不定受傷與否，萬方雄更是神光越朗，所發陰火，似被無形隔斷，雖不知我在暗中行法抵禦，但已覺出不妙，我又打了他一金剛神掌，剛受傷驚逃，乙道友便追了出來，我知他行事任性，雖然難關全過，畢竟這一夜，元氣不少損耗，料定必追，未必肯聽勸阻，仗着先前禦敵，均在暗中施爲，未現形迹，乙道友既要追敵，又要顧人，匆匆未曾留意，還當妖道，尙在近側潛伏，實則人已逃走，便追去也追不上了，采薇僧笑道，這個不然，那妖道也真凶狡，隱形法寶，尤爲神妙，被你驚退之後，仍未死心，老想良機不再，打算看個水落石出，到底天劫是去也未，逃不多遠，又趕了回來，後見駝兄，元神追出，我

又現身，施展小旛檀佛法，用無相神光，冷不防，將他隱形法破去，方始真個遁走，我知妖賊，惡運未終，回來還有兩個有力同黨，埋伏在旁，我們二人一齊跟駝兄追去，固然無慮，大難之後，到底不應再耗元氣，爲此祇給妖賊，一點警戒，便將他攔了回來，還待往下說時，忽聽哈哈笑道，你太看不起我駝子了，實對你說，今日之事，我早料到，妖賊氣運未終，本不想和他爲難，誰知這廝，自不量力，二次重來，彼時我正以全力，降魔禦劫，已快成功之際，他忽乘機來犯，我沒料他，暗用陰火，傷害無辜，自背平日不傷凡人的信條，稍一延誤，天魔雖被我擋退，黃建元神，幾受重傷，我知道這廝，刁狡無比，假着難關未過，一面行法，護住萬方雄身外神光，一面隱形飛出，意在誘敵，妖賊逃遁又快，休想整個回去，真正，有意要使妖賊，遭點報應，如非小和尚，強行攔阻，妖賊逃遁又快，休想整個回去，真正便宜了他，采薇僧笑道，駝兄真有鬼神莫測之機，令人佩服，事已過去，轉禍爲福，再經數百年，那末一次羣仙大劫，再一渡過，便駝兄無志天仙，也從此永享仙福，任意逍遙了，祇是今日之事，他們四人，出力甚多，定力尤爲堅強，實可嘉尚，我知他們向道之心，十分誠切，我和一髮師兄，與他們道路不對，駝兄又向不收弟子，必須爲他們，想個法兒才好，三人邊行邊說，由洞中走出，崔成黃萬四人，早已上前禮拜，侍立兩側，聞言重又跪倒，正求渡化，乙休一面喚起，笑對采薇僧道，此事我原有安排，這次天劫，本不須人相助，也是一髮道兄，再三相勸，我才答應，但我平生，獨往獨來，向不借助別人，如若機緣巧合，有人尋來，使其代主旗門，守護元神，免我費力也好，要我設法往尋，却非所願，不知怎會被

人知道，先後來了四人，先想祇用兩人已足，因見後來二人，心志虛誠，更有過人胆勇，一時乘興，想起冷魂峪，男女雙魔，一向夜郎自大，日中無人，他那子午寒潮，又是天險，常人當之，固無生理，便修道人遇上，也是凶多吉少，每年不知傷害多少生靈稼穡，意欲以毒攻毒，借此一舉，稍洩寒潮威力，並使女魔波旬婆，減少一點氣血，崔成二人，也可得點好處。素知波旬婆，一向狂傲自大，不肯服人，一遭挫敗，必要拚命，平日魔宮靜修，無什過惡，本心祇想稍爲警戒，不願傷他，便令崔成二人，在冷魂峪，照我所說行事，將其引來，一面用飛劍傳書，把波旬婆的恩人公冶黃找來，以便適可而止，不料公冶道友，途中有事耽延，到得稍晚，和波旬婆，匆匆一見，連我這裏，也未來晤，便自走去，否則，爲他四人引見，豈不是好，我向不使人徒勞，好在長白三老，隱居本山穿雲頂下，離此不遠，他們新得地寒針，尚須往尋九宮塔上所失奇珍，玉山頭上，還有一個約會，也須前往，如非昨夜罡風冰雹，與子午寒潮之險，天明後便須應約，爲了昨夜，罡風寒潮過於猛惡，妖人看出樹王峯上，旗門神光，上冲霄漢，他經行法遙望，正值波旬婆，發動子午寒潮，大舉來犯，以爲我們，和人鬥法，想起玉山頭，離樹王峯不遠，心疑鐵壁敵人，與我有交，故意在此約會，我和波旬婆，均非好惹，我固不許左道妖邪，在我面前賣弄，便是波旬婆，也與別的魔教中人不同，性素嫉惡，專與左道妖邪爲難，每年爲了貪得魔宮靈丹藏珍，死在冷魂峪的旁門中人，不知多少。新近金靈筠，往穿雲頂，盜取藏珍，兩遇妖人，均他解救，先後殺了三個妖黨，越越越可慮，惟恐上當，借着罡風冰雹，子午寒潮，常人不能禁受，玉山頭雖非寒潮所經

之地，因其地勢太高，寒威稍猛，仍不免於波及，命一妖徒，再往鐵堡訂約，另換比門之處。李琦事前，受人指教，答以原約之處，不能更改，並還出語譏嘲，說妖黨如因胆怯，意圖緩兵，約人相助，改期無妨，既是道術之士，何畏罡風寒潮之險，來人被問得無話可說，又不知對方，虛實深淺，祇得負愧歸報，衆妖人自是愧憤交加，心中恨毒，因妖徒已和對方，把約會延長了三天，原意令人暗中探聽這裏動靜，是否與波旬婆鬥法，誰勝誰敗，或是另有別的變故，並查玉山頭與樹王峯，向背形勢，如何才可免去，我們出頭和他爲難，妖師既覺此舉丟人，又因我二人形藏隱祕，祇知兩個法力極高的異人，隱居峯下，往日左道中人，無心經過，誤入禁地，十有九死，從無一人，能夠安然回去，最近才聽傳說，這兩個入，一是一髮神僧，一個是我駝子，本就有些氣餒，偏巧昨夜，妖賊司空湛師徒，敗逃回去，途遇妖黨，向其拜問這裏虛實，因司空湛素來狂妄，行輩又高，爲人陰險，以爲他帥徒，受傷挫敗，已被妖黨發現，愧憤交集，未說實話，一聽妖師，要在峯對面，玉山頭上，和人鬥法，明知此舉，十九將我二人引出，却不肯實言相告，祇說峯下兩個對頭，爾等決非其敵，鐵堡敵人，不肯改在別處比鬥，必與這兩個入，有些淵源，冒失動手，無異送死，最好將華山派幾位長老請來，人數越多越妙，或者轉敗爲勝，也未可知，衆妖人不知司空湛，想多引幾個左道中的能手，與我爲仇，得信之後，全都胆寒，當時命人四出求援，經此一來，成了小題大做，鐵堡中人，還不知道，本來妖黨勢盛，如在今明日動手也好，這一改期，我和一髮道友，恰正有事，不能分身，情勢十分危險，我本想把小和尚，留在此地，適才推算未來，

得知這場惡鬥，竟有好些因果，小和尚也正有事，須要趕回石虎山去，到時能否再來，尙自難料，幸而別有救星，趁此三數日閑空，就便傳授他們四人，防身法術，指點火窟取寶機宜，如何下手，到了末一天，雙方惡鬥方酣，再行趕去，正好一舉兩便；你在此三日之內，往返石虎山，能辦到麼，采薇僧微一閉目尋思，笑答道，我那事情，雖用不着三日之久，姜雲君道友，如能期前趕到，也許能趕回來，但尙難定，我先走了，說罷，告辭飛走，乙休隨命崔黃等四人，同往後洞，暫行歇息，就着各人所帶乾糧，飽餐一頓，午後入見，再傳道法，四人喜謝領命，同去洞中，崔成二人，尙是初到，滿擬冷魂峪魔宮，尙且那等富麗，仙人洞府，景物必甚靈奇，及至入內一看，裏面乃是一座山腹，洞穴甚多，到處怪石縱橫，極少平整之處，光景更是陰晦，除較別的洞穴乾淨，無什塵污而外，別無異處，四人所居石室，却是光明如晝，但又不見燈燭，崔成二人，原隨黃建同行，乙休，一髮禪師，早已走去，成全笑問仙人洞府，都是這樣麼，黃建笑道，我聽老禪師說，此洞本非仙人清修之所，祇爲大方真人，與一髮禪師，多年至交，禪師在十年前，算出真人，四九天劫將臨，真人性剛而傲，恐其行事任性，自誤仙業，所樹強敵又多，明勸未必肯聽，借着下棋打賭，真人負了半子，照約，二十年内，須聽勝家之令，隨同出入，不得擅離一步，隨將真人，引來此地，一同修煉，暇時，對弈爲樂，雙方都是神仙中人，又都嗜弈成癖，弈棋一道，原重互鬥心機，料敵如神，以真人神僧，法力之高，對方下子，動念卽知，這還有什趣味，故而約定，誰也不許施展法力推算，全憑各人心思手法，一決勝負，真人本意，佛家戒打謊語，禪師決不致於以

詐取勝，自負棋高一着，萬不致輸，那知神僧，和他總角患難之交，爲朋友的熱心，設此巧計，不特乘着真人，構思出神之際，推算勝着，並還暗中行法，驟出不意，顛倒對方神思，真人一時疏忽，上了圈套，他平生最重信諾，言行如一，敗後如約，同來此峯，隱居了三四年，見禪師棋藝，實不如他，上次打賭，怎會負了半子，這日想起奇怪，因被禪師，制了機先，歷時又久，推算不出真假，知道禪師，爲人誠厚，此舉必有深意，便向禪師盤問，禪師方始告以真情，這次四九天劫，真人原本知道一個大概，只爲身是應劫之人，這類天劫，仙機微妙，局中人固無法推算，連與他親近交厚的同道，也難查知細底，真人却自恃法力神通，雖知厲害，並是畢生成敗關頭，依然委之命數，並未放在心上，及聽禪師說了實話，想起好友，戒律精嚴，竟不惜爲他犯戒，並還耽誤禪課，日常陪他下棋，以免出山生事，不禁大爲感動，笑答，以我爲人，竟會被你瞞過，不問真假，已落下風，既然當時不曾查知，自然認輸，蒙你相助，抵禦天劫，甚感高義，我也決不違約，在此期間，去尋那般左道妖邪晦氣，但要使我格外委曲求全，求人相助，實難從命，禪師當時無話，直到前些日子，方以婉言相勸，說起天劫厲害，到時還有仇敵，乘隙暗算，最好須找兩個心性強毅，有根基的男子，作爲替身，以防不測，真人知道禪師天性義俠，未出家前，曾爲好友，銳身急難，兩次幾以身殉，後來改歸佛門，習上乘佛法，雖不是昔年那樣好事心情，對朋友仍極義氣，何況是對自己，如不聽勸，必以本身之力，同渡難關，這類天劫，道力稍差的人，不能抵禦，可是抗力越大，反應之力也越強，如由禪師，代爲主持，必更凶險，稍一疏忽，同歸於盡，不願辜

負良友苦心，隨口應諾，約定除非有緣人，自行投到，不得向外物色，那知禪師與雪衣老人，昔年相識，早就算出前後因果，暗以心聲傳語，告以機宜，等到黃萬二人尋來，真人料知禪師，早代準備，無法推却，便令二人暫候，率性運用玄功，虔心推算，算出事情，果是萬分凶險，並有妖人，乘機暗算，來人又是最狠的，幾個左道強敵之一，不禁大怒，本想將機就計，給妖人一個厲害，剛把黃萬二人，送往洞中令照所傳，先行勤習，以便夜來應用，再回原處，與禪師下那殘棋，崔成二人，相繼尋來，看出二人，不特胆大，定力尤為堅強，越發投機，忽然想起，以毒攻毒之計，借着機會，把波旬婆制伏，減少子午寒潮凶威，事雖行險，終於大功告成，無形中，還積了不少善功，四人互談經過，最快心是，新得地寒針，只等和妖人鬥法一完，便可按照真人所說，火窟之下，取回九宮塔上所失奇珍，因四人均各服靈丹，不甚覺餓，惟恐真人，隨時見召，匆匆吃了一些，又互說起將來出家修行之事，正在高興頭上，忽聽真人，傳令相喚，真人所居，在後洞地底，一間鐘乳林立的，石室之內，地甚寬大，當中並有兩畝方圓的一片空地，左右奇峯怪石，棋布星羅，黃萬二人，先前曾在當地，演習旗門，和元神出去之法，知道上下相隔一二百丈，非有仙法接引，無法下降，連忙循聲趕去，那洞口之處，乃是一個大洞，看去黑暗暗的，四人剛到洞口，猛瞥見一片紅光，身子便被裹住，凌空下降，晃眼到底，下面立現光明，紅光隨隱，再看前面，祇乙休一人，獨坐在大片晶屏前面平石之上，忙上前禮拜，乙休令起，笑道，玉山頭為首敵人，乃近數十年創立的，五台派教主，混元祖師，邪法甚高，人頗自負，不是必勝，輕不出手，本來你們

，決非其敵，但有一點救星，此人雖是左道旁門，人尚剛直，你們除他，自是無望，連勝也非容易，事又太巧，我和二位神僧到時，多半有事，不能出場相助，采薇大師，或者能來，也還未定，雪衣老人，不肯惹他，就出手也未必能佔上風，何況別人，好在你們此時，均是凡人，祇仗新得幾件法寶，無一道術之士在內，敵人事前，非但不知，反因妖徒龐耀，往鐵堡定約時，輕敵太甚，被成全連打了好幾下，李琦應付，又極得宜，聲色未動，便將敵人驚走，妖徒回去，不好交待，祇得張大其詞，說鐵堡頗有能手，爲首師長，並未出面，到時，正值敵人，鬥法爲戲，所用法寶，均是從來罕見的，前古至寶奇珍。妖徒歸報不久，又聽同黨報說，長白三仙，有出山之兆，九宮塔上奇珍，已被人得去，和妖徒所說互證，好似穿雲頂藏珍，均落在那少年男女手內，這些均是昔年威震羣魔的，長白三仙鎮山之寶，決不會落在外人手中，就得了去，沒三仙本門轉授也不會應用，混元祖師，昔年吃過長白三仙中大老劉蒙的大虧，知道厲害，加以新得道書，尙未煉完，惟恐宗教初創，根基未穩，便遭挫折，損了聲威，本就有些疑慮，再發現樹王峯上，旗門神光，和佛光神雷，因第一次天劫，諸天神火來時，受了佛法掩蔽，不曾看到，等他發現，事已過去，祇看出波旬婆敗退時，一點餘波，末次天劫，更是無迹可尋，司空湛雖是他同門師弟，以前爲爭教主，積下嫌怨，又是面和心違，不說實話，也未往見，初來那一段，既已過去，以後又有佛法禁制，一任行法觀看推算，始終不知細底，又知我和一髮禪師，在此隱居，顧忌越多，覺着鐵堡敵人，還在其次，祇是所約地方可疑，萬一將我二人引出，勝敗難料，長白三仙，又有出山之說，看鐵堡敵

人神情，那等強傲，和所用法寶，也許就是三仙門下，都不一定，無如以前看事太易，定約于先，無法下場，妖徒不善說話，二次借着換地鬥法，往探敵人虛實，未能如願，白受嘲笑，祇把日期，延長三天，地方未改，虛實也未探出，越發小題大做，一面飛劍傳書，一面令新收的愛徒寵姬，萬妙仙姑許飛娘，拿了親筆書信，往尋華山派教主，烈火祖師，和妖婦好友，崑崙派棄徒殷素棠，定在後日，羣邪聚會之後，同往玉山頭待敵，祇要所約黨羽，如期全到，便長白三老，和我二人同出，也必一拚，我雖算出李琦任蘭珠夫婦，乃劉真人前生高足，現已重返師門，九宮塔上奇珍，連那寶塔，均在他和同來諸人手內，無如新得藏珍，功力太淺，仗着法寶之力，能夠防身，捱過三天烈火毒燄之厄，已是萬幸，長白三仙，也非坐視不問，祇爲劉真人，劫後元神，正在加工勤煉，三老燕雲叟，必須爲他護法，不能離去，二老谷若虛，也有難題，又想，三老和我二人，如不出場，祇要李琦等事完，平安回去，不問勝敗，照着妖人信條，見對方祇是幾個凡人，如此努師動衆，小題大做，雖獲全勝，也是丟人，當時不能殺死，事後上門，更是笑話，再要有人，平空出頭作梗，將李琦等救走，除非日後將那抱不平的人殺死，別人不問，他門下妖徒，將決不許再往鐵堡走動，你們四人，先照我傳靈符勤習數日，再往玉山頭上應援，祇一脫身，不問勝敗，速回鐵堡，到了日期，照我柬帖所言行事，去往火窟之內，取那藏珍，比時，必有外人先往，將內中兩件法寶，和兩粒靈丹，先行取走，如若相遇，不必與之計較，好在火窟藏珍頗多，那人所得之寶，與九宮塔所失奇珍無關，若見不平，祇一出手，便生枝節，最好聽命李琦而行，要少好些閑氣，

四人恭身應諾，乙休另又取出四道竹葉靈符，分授四人，再傳用法，並說此符乃一好友，在大荒山，向一道友要來，本意助我，抵禦天劫，我已用他不着，恰好共有四道，發時，一片青瑩瑩的冷光，專破各種妖火，內中一道，更與此符主人，心靈相合，另具威力妙用，到時不用最好，將來尙有大用，如仗此符，將妖人驚退，千萬不可追趕，或用法寶傷敵，各自回棧，便可無事，不過，妖黨方面，頗有能者，我因事忙，無暇詳爲推算，也許還有別的變化，你們越謹慎越好，凡人領命，便照所傳勤習，福至心靈，一學便會，乙休見狀甚喜，又傳了隱形飛遁之術，方命退往原處用功，光陰易過，一晃六天，四人所習靈符，和防身法術，已早煉成，方想第三日夜間，便是雙方鬥法之期，今已過期三日，聽真人口氣，妖人邪法，甚是厲害，不知有無解救，心正憂念，一髮禪師，忽然走來，手持一枚玉環，交與崔南州，說你四人，以後與人對敵，如見敵勢強盛，可將玉環，向空一拋，默念一髮禪師，自有妙用，此時，雙方鬥法正急，李琦等早受邪法烈火圍困，如非有前輩仙人，路過相助，已遭不測，就這樣，情勢仍是十分兇險，玉山頭就在對面，相隔也祇百餘里，出洞便可看出雙方鬥法的影迹，隱形飛遁，晃眼卽至，可照大方真人之言，卽速去罷，四人驚喜拜謝，接過玉環，便同拜別起身，剛一出洞，便聽風火雷鳴之聲，由對面山頭上，隱隱傳來，遠近羣山，受了猛烈震撼，齊生回應，遙望隔山那面，紅光烟霧，上冲霄漢，時見各色寶光雷火閃動，聲勢猛惡已極，心中愁慮，互一招呼，忙同飛身趕去，飛行神速，晃眼鄰近，那玉山頭，就在樹王峯的斜對面，同是北天山，最高寒的所在，本是一條長嶺，由東北方，蜿蜒而來，到了當

地，突然中斷，現出十來里方圓一道絕壑，大片冰原高地當中，突然湧起一山，方圓不過二十來里，與樹王峯，遙遙相對，但是山勢十分雄偉，平地拔起數十丈，上面洞壑玲瓏，秀峻非常，常年佈滿冰雪，不見寸土，因受子午寒潮餘波，常年侵襲，冰凍甚堅，山腰以上，堆滿千年積雪，望如銀玉，山頂遠望像個人頭，頂上大片平地，更有兩處天然冰洞，約有二三十丈高大，內裏中空，洞竅頗多，四圍天然冰壁，厚達丈許，因是千萬年前堅冰，不知何時，天時驟變，被子午寒潮罡風之類，由中心衝破一個大洞，成了奇景，兩洞一大一小，東西斜對，這時，敵我雙方，各據一洞，鬥法正急，崔黃等四人，剛一飛近山頭，便見全山已在妖光邪火籠罩之下，小洞上面，湧起一座寶塔，霞光萬道，由各層塔門，飛射出來，化爲九層彩幕，自上面倒捲而下，將那小洞籠罩了個風雨不透，光層之外，各色妖光邪火，中雜無數迅雷烈焰，飛劍飛刀之類，四面包圍，正在猛力攻打，雷聲隆隆，震撼天地，大洞前面，站着七八個男女妖人，正在厲聲喝罵，喝令衆人，投降免死，再如執迷不悟，便發動陰雷，將衆人震成粉碎，形神皆滅，李琦那面，因有寶光，層層包圍，加上四外，百丈烟光雷火，除認出那座九宮寶塔，是李琦新得師門至寶而外，祇見到玉滂的古神戈，和蘭珠的如意雙環，在妖光邪燄之中，往來飛舞，定睛一看，原來烟光火海之中，還有兩三條，形似鬼怪的黑影，各有一片紫陰陰的妖光，環繞全身，在火海中，往來衝突，時隱時現，動作神速已極，看神氣，似想衝破光層入內，頭層塔光，險被衝破，幸有雙環一戈擋住，未得入內，四人原是隱形飛遁，在大方真人仙法妙用之下，通沒一絲聲息，及至飛近，見此形勢，又驚又怒，

仗着來時，領有機宜，胸有成算，一到，便仗靈符防身，往小洞中，衝光而入，初意身形已隱，不見自己人，不能現身，敵人妖光邪火，固極猛烈，自己這面的寶光，尤爲神妙，未必能夠衝進，剛一冒險衝入，覺出敵人雷火，厲害非常，雖有神符防身，仍幾乎難于禁受，塔光共有九層之多，恐難衝入，心念才動，猛瞥見一片明霞，電也似急，由斜刺裏，橫捲過來，只一閃，便將四人，一起籠罩在內，心中一驚，黃萬二人情急之下，正要發動法寶神符，全力抵禦，猛聽耳邊喝道，爾等不可妄動，待我護送入內，以防一時疏忽，被邪法侵入，反受暗算，同時，成全見身被霞光裹住，身外反到一輕，想起平日所聞，來人如是左道旁門，所用飛劍法寶，不應是這等光色，忙叫四哥六哥，不可妄動，話未說完，黃萬二人，已自警覺，剛一停手，祇見各色寶光連閃，跟着，眼前一花，人已衝光而入，到了洞內，果見李琦，蘭珠夫婦，伺了二俠王藩，五俠金國士，九俠張婉，長白三老中，二老谷若虛的門人，丙純丙執兄妹，還有一個身材長大的道童，一同在內，各放飛劍法寶，防禦上空雷火和那兩個形似鬼怪的黑影，再看接引自己入內的那片銀霞，擁着壹個黃衣道裝少年，正衝光而出，已然不見，李琦等想不到崔黃等四俠，居然來會，數日之隔，竟有這大神通，隨同銀霞飛進，落地以後，方始現形，各人身上，均有壹片青色冷光環繞，雪衣老人仙示，已全應驗，俱都驚喜交集，四人因時機未至，見李琦全付心神，貫注在九宮塔上，不宜分神，衆中祇有丙執蘭珠，和九俠張婉，旁觀無事，忙把行前分借的法寶，分別交還原主，並告衆人，出困在即，最好堅守待援，時至自解，無須愁慮，隨向任張丙三人詢問何時到此，那銀霞中道長，是

那位仙人，怎會一同禦敵，任張二人，說出經過，原來那日，四俠分爲兩路，上路之後，忽一道童裝束的少年飛來，李琦認出來人，乃谷若虛門下弟子，日前穿雲頂取寶，曾在仙府見過，祇未交談，知爲門法之事而來，好生歡喜，恭禮迎進，落坐一問，才知敵人方面，爲首的竟是五台派教主，混元祖師，法力甚高，更煉有不少厲害法寶，休說衆人，就是差一點的正教中羣仙，也多不是對手，加以妖徒囂耀，那日受辱回去，添枝加葉一說，敵人誤以衆人師長在此，必非弱者，又因所約地方，和所用法寶，疑心衆人，與大方真人乙休，長白三老有關，越多顧慮，明日必派人來，借着換地比鬥，查探虛實，事已鬧大，本來凶多吉少，後患無窮，幸而敵人，強傲自大，立有好些規條，如若應付得宜，勝固無望，鬥過一場，却可終了，只要當時無事，脫身回來，不致再受敵人危害。妖徒來時，不妨將機就計，率性強傲到底，設詞僵激，祇許緩期，鬥法之處，仍非玉山頭上不可，敵人必更生疑，不肯輕舉妄動，挨過三日，便有救星，崔黃等四人，也必成功回來會合，不久，另一救星，也相繼趕到，四人奉有大方真人之命，可照所說行事，便可脫險等語，道童乃谷若虛二弟子，名叫桓平，奉命相助，傳授衆人，防身應敵之法，到時，並代主持，說完來意，大俠段泉，無什法寶，須助保主坐鎮，除傳了兩道靈符而外，又傳了兩種防身之法，由當夜子時起，便着段泉，王藩，金國士，張婉，和李琦蘭珠夫婦，另闢密室，傳授法術，蘭珠連日和靈筠，各吐心腸，把話說明之後，情分越厚，知他丈夫無良，和小翠發生苟且，小翠明知靈筠，乃衛壁之妻，知其軟弱無剛，自來便受乃夫挾制，乘着衛壁，力言靈筠，是其表妹，並非妻子，便將幾

就計，故作不知，一面挾制衛璧，暗中監防，不許他二人常聚，形跡稍爲親密，便和衛璧大鬧，已然喧賓奪主，靈筠爲人好勝，顧全大局，雖覺遇人不淑，暗地傷心，因知堡規嚴厲，最忌重婚，奸情一旦發現，事便不了，沒奈和隱忍在心，借口習武，和蘭珠住在一起，過不幾天，率性連家也未回，衛璧戀奸情熱，知道小翠潑悍，已爲所制，巴不得能夠無事，暫時由靈筠自去，不加過問，但又存了別的奢望，意欲挨到時機，逼靈筠，逃出堡去，照着乃父所說行事，探聽火窟靈藥藏珍下落，前往盜取，又知金國士已然答應，將另一面寶鏡，借與靈筠，雙鏡合璧，足可防身，多麼厲害的水火風雷，均難侵害，成功之後，不問靈筠願否，將雙鏡一起帶走，逃往乃父所說之處，拜師投庇，一任九俠，多麼厲害，也決尋他不到，等到服了靈丹，學成道法，再仗所得藏珍，將李琦等所得法寶，全數奪來，將鐵堡據爲己有，以報中遲父女，和衆人對他輕視的仇恨，靈筠始終柔順便罷，如到山外，對於小翠不能容忍，率性將他棄去，逕與小翠，結爲夫婦，主意打定，抽空暗告靈筠，說我一時糊塗，木已成舟，無可奈何，小翠妖淫善妒，堡中舊規，不容重婚，你我終是夫妻，如無二心，免我身敗名裂，便求寬恕既往，等機緣到來，探明藏寶火窟在何處，如何下手，立時丟了小翠，和你起身，仍是恩愛夫妻，否則，我固凶多吉少，你也丟人，還有那火窟藏珍，爹爹雖聽異人指點，說將九宮塔上寶鏡取來，便可任意而行，內中靈丹法寶甚多，一點辛苦不費，便可成道，坐享其成，你我原可此時起身，一則，爹爹樹敵太多，到處仇人，恐其相遇，再則無可投奔，難得鐵堡，天時溫和，景物靈秀，朱家飲食起居，無不精美，現在穿雲頂藏珍，已

爲九俠所得，早晚必往火窟取回前失之寶，樂得在此，等待時機，我看姓李的，對你甚好，上次略施小計，便將禦寒靈藥，騙到手內，並還爲你，幾乎送命，甯死不悔，現雖娶了蘭珠，未必便能忘情，我和小翠的事，他們定必知道，不過，看在你的面上，不肯洩漏，你不妨借着我和小翠，這段事爲由，避往他家，仗着你那聰明才貌，先把這廝，騙個死心塌地，時機一到，尙出真情，立時搶先下手，反正我照你意行事，祇取火中靈丹，和別位仙人留藏的法寶，不使你對不起人，你看如何，靈筠祇知丈夫，想用美人計，探詢真情，圖謀現成，雖覺存心卑鄙，事情也必無此容易，終想事前，曾與約定，將夾火窟取寶，決不動那幾件有主之物，祇想得那靈丹，萬一發現別位仙人所留法寶，取上兩件，所借寶鏡，事成也必交還，那知乃夫滿腹惡念，不特勾結奸人，爲賊黨內應，意圖探明詳細，捷足先登，把火中藏珍，全數據爲己有，並還妄想，把堡主父女，和九俠等一網打盡，陰險狡詐，直非人類，恰巧蘭珠憐他身世處境，越來越投機，幾於無話不談，於是便在李家住下，桓平率衆煉法時，蘭珠首覺煉法期中，靈筠孤身一人，有家難歸，既憐他孤身寂寞，又想起靈筠，好容易先後借到兩寶鏡，原備將來緊要關頭應用，用法微妙，却不深知，桓平不令參加，一同傳授，反令將雙鏡暫行交出，恐其不快，夫妻商量之後，便由李琦，向桓平商說，桓平來時，原本奉有師命，明知定數所限，仍欲斧底抽薪，乘便挽回，及見李氏夫妻，再三商說，笑道，此女人雖極好，無如夙孽太重，愛之實以害之，因此不想傳授，免他將來，多受苦痛，師弟這等說法，我也不便堅執，祇請轉告，一同傳授無妨，但對第二人，不可盡情洩漏，稍留退步，可免

一場大難，幸勿自誤，蘭珠尚恐靈筠性傲，不願強求，還想了一套話，令其隨同學習，靈筠先頗不快，及見衆人對他情義誠厚，桓平人又謙和爽快，並且一開頭，先傳寶鏡用法，傳完笑對靈筠道，此鏡乃師祖昔年鎮山之寶，萬邪不侵，威力至大，用法我已盡傳，祇是內中，尚有一道訣印，除在座諸人而外，任何親厚之人，均不可以洩漏，否則，自身固有危難，害你的人，也必遭惡報，豈不負你委曲求全苦心，祇能答應，別的法寶，均可傳授，並還傳你臨難隱形飛遁防身靈符，以備將來事急脫難之用，你意如何，靈筠這才看出，桓平和李氏夫婦一樣，對他看重，好生感慰，當時也知所說親厚，似指衛壁而言，心想丈夫無良，仙人前知，既出此言，必有深意，當時記下，連聲應諾，那知性太仁柔，依然臨場受騙，幾乎自誤，後話不提，第二日妖徒龐耀，二次飛來，意欲改約，李琦在桓平隱形暗護之下出見，悉照所說行事，龐耀因李琦有人暗助，摸不准對方虛實，桓平再用師傳仙法禁制，龐耀連用邪法試探，均被破去，李琦始終神色自若，和無事人一般，龐耀無計可施，祇得改期三天，飛回復命，混元祖師，不知龐耀受人播弄，故意張大其詞，竟着了急，四出約人相助，一面準備邪法異寶，到時一拚，李琦送走妖徒回去，重行聚衆煉法，桓平甚是熱誠，乘着餘暇，並將崔黃四人，借用寶鏡諸法，分別一一傳授，使其到時，如意應用，衆人全都夙根靈慧，又是前生師門至寶，李琦夫婦，靈智均已回復，一學即會，到了日限將近，由桓平算準時刻起身，同駕遁光，往玉山頭上飛去，剛一達到，李琦等便見山頂矗立着堡壘一般，兩個高大冰堆，內裏中空，各有門戶孔竅，剛往下降，丙純丙執兄妹二人，由東面較小一座冰堡之中迎出

，見面一問，才知丙氏兄妹，日前回山。代衆求助，谷若虛說，已命桓平前往，指示機宜，你二人可持我靈符一道，去往玉山頭上，擇一冰堡，先爲佈置，等衆人趕到，便同守在裏面，敵人到時，先是分人出門，仗着法寶之力，挫他銳氣，到了危急之際，退守在內，以待援救，祇將九宮仙塔放起，便可無事，到末一天上，另有兩個妖人前來，乃華山派有名妖邪，擅長玄功變化，必用化身，強行衝入，邪法甚高，可用如意雙環，和古神戈防禦，千萬不可令其侵入，這時形勢萬分危急，但是並非無救，你們初遇強敵，決無勝理，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，丙氏兄妹，領命之後，又在洞中練習了兩日，方闢起身，到後剛佈置停當，衆人便同趕到，會合之後，桓平正在指點衆人，少時如何應敵，忽聽破空之聲，由遠而近，事也真巧，混元祖師，如若先到，看出敵人，多非道術之士，未如所料之盛，也不致勞師動衆，偏巧門下妖徒，自告奮勇，率領幾個徒黨，先來應敵，混元祖師，也想手下黨徒，先見一陣，以試強弱，免得小題大做，被人輕笑，這一來，平白送了幾個妖徒性命，以致結仇太深，生出許多事來不提，桓平在長白三仙門下多年，久經大敵，一聽破空之聲，便知來了不少敵人，忙令衆人，照着預計，守在洞內，試行分人出門，李琦便告奮勇，想當頭陣，桓平笑道，中軍主帥，如何可以離位，此次原本以守爲重，那九宮仙塔，關係重要，必須你親自主持，千萬出去不得，如照師父之意，最好不要出門，我因此舉，未免示弱，仗着法寶威力，靈符妙用，先試一陣，真個不敵，退守不遲。正說話間，五六道遁光，已隨破空之聲，衝雲而來，往下飛降，落地現出六個男女妖人，在外喝罵叫陣，桓平知道敵人，不知自己這面深淺，

未敢強行衝入，忙囑李琦勿動，自率王藩，金國士，和丙氏兄妹出戰，剛一出洞，對面便有
三道劍光飛來，丙氏兄妹，剛發飛劍敵住，又有九口飛刀，連珠飛到，王藩平日，用功最勤，
這兩日已盡得古神戈的妙用，一見九口刀光，連翩而至，忙把古神戈，往外一指，立化一
道金虹，電掣飛出，迎着那些飛刀，祇一裹，當時絞碎，洒了一天螢雨，發飛刀的，是一妖
道，見勢不佳，反身欲逃，無如先前自信太深，人隨刀進，來時太猛，一見金虹如電，飛刀
粉碎，自知不妙，想逃已是無及，神戈寶光，微一掣動，當時了賬，死於非命，對陣二妖人，
見同黨才一照面，便遭慘死，全都暴怒，一指劍光，飛將過來，將神戈敵住，另一妖僧看
出同黨飛劍，不是對方敵手，揚手發出一蓬暗綠色的火星，暴雨一般打到，桓平立在洞前觀
戰，指揮進退，一見王藩，出馬成功，殺了一個，覺着爲首強敵，不久卽至，已挫敵人銳氣，
得了彩頭意欲適可而止，未及發令瞥見大蓬火珠，似暴雨一般打到，認出是邪教中的碧磷
陰火，陰毒無比，惟恐衆人遭了波及，忙把手一揚，一片鉛色寒光，剛往前飛去，想把陰火
擋住，不料斜刺裏，飛來一股金紅光華，照將上去，陰火立被衝退，紛紛消滅，王藩剛把另
一妖人逐走，不知陰火厲害，並無退意，因見丙氏兄妹，迎敵三道劍光，相持不下，覺着敵
人劍光，多了一道，又見暗綠色的火星，被金國士，用寶鏡衝退，妖僧已然不敵，立指神戈，
向當中一道劍光飛去，當時裹住，微一掙扎，絞爲數斷，丙氏兄妹以二敵三，本來有些勉
強，及見敵人劍光，去了一道，精神立振，王藩再起來助戰，祇內中一道劍光最強，見勢不
佳，怒吼一聲，收劍遁走，內一妖婦，想逃無及，吃三人神戈仙劍，一起夾攻，連人帶劍光

，一齊絞成粉碎，那發陰火的妖僧，飛遁極快，一見事敗，便率下餘同黨，逃入對面冰洞之中，揚手發出一片妖光，將冰堡護住，這原是轉瞬間事，衆人還想追殺，桓平正自低囑，得意不可再往，待我上前發話，隨聽空中怒喝之聲，一個穿得非僧非道的妖人，突由空中飛墮，正是龐耀，到時，瞥見先來妖人，已有死傷，橫屍地上，似知不是對手，剛一落地，便將手連搖，向衆喝道，爾等師長是誰，可速出見，否則，少時，我師父混元祖師駕到，便成齏粉了，王藩首先喝道，無知妖孽，祇發狂言，有甚用處，叫你師父來領死，不必多說，再如狐假虎威，張牙舞爪，先死兩人，便是你的榜樣，龐耀原因前兩次，奉命定約，誑報敵情，惟恐所料不真，被乃師看破受罰，心中愁急，趕來查探虛實，以備設詞，不料一到，便見先來六人，傷亡敗退，覺着所料不甚相差，心中暗喜，忙將急告信號發出，本意乃師，飛遁神速，晃眼卽至，還想借着問答延挨，以免不戰而退，丟人太甚，那知王金二俠，早已看出妖人，刁狡險詐，又知妖師，此次小題大做，由於他的播弄，俱都有氣，暗忖前兩次，爲了妖徒奉命而來，更恐激怒妖師，連累鐵堡人民，不會動手，今日雙方，已在拚鬥，上來便殺了兩個妖黨，反正不能善罷，索性將他除去，免留世上害人，二人恰是不約而同，心念一動，便同下手，這時，混元祖師，連接黨徒告警報，已然起身，龐耀祇挨上幾句話的功夫，便有生機，偏生不知死活，色心又重，前次鐵堡定約，見諸女俠，個個美若天人，尤以靈筠爲最，祇見金國士和丙統出門，暗忖還有三個少女不知來未，內中一個鵝蛋臉的，最是美貌，少時戰勝，如能身擒回山，獻與師父，把許飛娘的寵愛奪去，免他仗勢欺人，自己也可隨

便撈上一個，豈非快心之事，心中胡思亂想，口中支吾，拖延時候，一面也在運用邪法異寶，暗中戒備，金國士見妖人，一雙色眼，注定自己，上下打量，本就氣往上撞，眼看發難，九俠張婉，正拉蘭珠，同出觀戰，一見後來妖人，正是龐曜，想起第二次改約時，偷看靈筠國士，鬼頭鬼腦神情，也自勾動舊念，龐曜不知死在臨頭，瞥見冰洞中，又走出兩個少女，正想最好的一個，也許藏在洞內，忽聽內一少女喝道，妖賊神情鬼祟，太已可恨，二哥何不將他除去，話還未完，一股金紅色的寶光，已直射過來，龐曜正和王丙諸人，問答譏嘲。沒想到這快發難，深知寶鏢神光厲害，危機已迫，還想顧全顏面，以為來時，借了師父一件防身法寶，雖甚心驚，仍無逃意，揚手飛起一片火星，亂爆紅光，一口鐘般罩住全身，口中大罵，正待施為，王藩神戈，已自飛到，朝妖徒環身繞去，龐曜大罵，無知小狗男女，此是我師父鎮山之寶，紅雲神火鐘，任多厲害的五金之寶，遲早全被煉化，快將那幾個女子獻出，全數投降，還可免死，否則，一個也休想活命，衆人聞言，全都急怒，蘭珠見王藩神戈金虹環繞紅光之外，並未奏功，金國士鏡光正照上去，妖人手挽法訣，似要施為，桓平全神貫注，敵人來路，又未動手，暗村區區妖徒，尙難除去，何況爲首幾個強敵，急急交加之下，便將如意雙環，發將出去，兩圈銀光，立時電掣而出，蘭珠原是痛恨妖人，隨手一試，並無成功之望，那知物各有制，衆人飛劍神戈，全都無效的，那幢紅光妖火，吃兩圈銀光，連環罩將上去，當時煙消火滅，龐曜大驚，忘魂皆冒，連聲都未及出，吃衆人法寶飛劍，往上一合，連元神也被消滅，衆人隨聽遙天空際，破空之聲，比前來妖人，還要強烈得多，桓平料知混

元祖師已到，忙喝衆人速退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聞聲仰顧，瞬息之間，眼前條地一亮，一片青光，已似天塌一般，當頭壓到，衆人未及抵禦，一片銀霞，突由桓平手上飛起，晃眼展佈開來，護在衆人前面，將那青光擋住，隨喝諸位速退，衆人原聽桓平指揮，見狀知道厲害，忙往洞中退入，那片銀霞，立刻反兜過來，將那天然冰堡，緊緊護住，跟着，洞外現出一個，身材瘦長，穿得非僧非道的猴臉妖人，手持塵拂，腰掛單劍寶囊，滿臉均是怒容，同來還有四個妖人，三男一女，都是道裝，女的貌相，十分妖豔，依依混元祖師身側，滿臉媚笑，才一落地，混元祖師，好似看出衆人不是對手，見前發青光，已被那片銀霞擋住，敵人全退回洞，也未再行施爲，祇朝洞內，略看了看，回顧道姑，怒喝道：這夥人除一兩個，末學新進而外，多是凡人，何值我親自出手，那旁有一冰洞，可隨我往洞中等候，你問這些小妖男女，師長何時到來，叫什麼名字，道姑應諾，對面冰洞中藏伏的四妖人，早迎了出來，將混元祖師，接將進去，道姑隨向衆人喝道，我乃五台山，金牛洞混元祖師門下弟子，萬妙仙姑許飛娘，今奉師命，來問爾等師長是誰，爲何不來納命，王藩，張婉，正立洞口，聞言同聲答道，你師父既然具有神通，爲何連我們師長姓名都不知道，實不相瞞，我們師長道號，說將出來，準保嚇你一跳，再說，他老人家，得道千年，似你們師徒，這等左道妖邪，也決不屑於出手，想要找死，就我們幾個人也夠你應付，有何本領神通，只管施展出來，裝腔作態，有甚用處，許飛娘聞言大怒，左肩一搖，一道青光，便朝王張二人飛去，王藩哈哈笑道，妖婦不必猖狂，我們不過兄弟九人，照例同出同進，因還有幾個兄弟未來，想等他們到後

，再行合圍，如不服氣，你那劍光，被我們法寶隔斷，也飛不進來，真要講打，我和你試上一回如何，說罷，揚手一道戈形金虹，電掣飛出，妖婦許飛娘，新近拜在五台派門下，教主混元祖師，雖是左道妖邪，一向不喜女色，法力也比較別的旁門中長老爲高，也是孽緣遇合，對於飛娘，竟會愛如性命，飛娘以門人而兼寵姬，本就恃寵而嬌，乃師又盡心傳授，入門不久，便學了許多法術，得了好些法寶，仗着師父勢力，越發強橫，這時初來，沒有見到敵人飛劍法寶的神妙，祇見青光一起，敵人連手也未交，便敗退下去，乃師再這等說法，輕敵之念更盛，滿擬敵人，不敢出手，那知厲害，桓平雖奉師命，令其率領衆人，勿輕出手，無如天性疾惡，來時又奉嚴命，祇守不攻，以待後援，不敢違命，見妖婦猖狂，心中氣忿，深知九宮塔上奇珍威力，一見王藩出手，便在暗中行法，縱令金戈飛出，許飛娘手指劍光，朝前猛衝，心還暗說，對方封洞法寶，十分神奇，師父尙攻不進，何況自己，豈非徒勞，猛瞥見金虹電耀，衝光而出，連外層青光均被衝動，方覺寶光強烈，金虹已將所發飛劍裹住，才知不妙，忙想收劍，已自無及，那道青光，吃金虹圍住一裹，當時絞斷，緊跟着精芒耀眼，已快上身，暗道不好，忙即回遁，總算命不該絕，這時恰有兩妖徒，在對面洞前，望見飛娘，和人對敵，想要討好，趕來助戰，一見飛娘敗退，一個忙指飛劍，迎上前去，擋得一擋，飛娘才得逃退。妖徒不料敵人法寶威力，那等厲害，去勢又是太猛，一見不妙，連人帶劍一齊斬斷，另一妖徒，揚手發出大蓬飛針，碧光閃閃，夾着千百縷黑烟，蜂擁而來，朝金虹圍繞上去，王藩先想敵人飛劍尙且不敵，何況細小微光，那知妖人飛針，邪法厲害，上來便如

蟻附羶，一任金虹電舞，隨滅隨生，越往後越密，簡直無法能破，心方奇怪，忽聽桓平喝道：「此是妖人陰魂子母針，千萬不可帶進，強敵就要發動，任師妹速將如意天心環，發將出去，邪法一破，速將金戈雙環收回，以防有失，隨見如意雙環，由身後飛起，衝光而出，這時，那道金虹，已被妖針黑烟層層環繞，漸覺沉重異常，雙環一出，寶光照處，那無數妖針，紛紛消滅，化爲烏有，這原是轉瞬間事，妖針一破，便見對面陣中，飛出十餘道，似槲非槲的各色寶光，每根長約丈許，帶着大蓬綠烟，迎面飛來，桓平大喝，師弟師妹速收法寶，二人剛將金戈雙環收回，十餘道槲光，已自飛到冰堡上空，分佈開來，一齊朝下打到，桓平一面招呼二人，速收法寶，一面早由腰間，取出一個皮囊，往外一甩，立有無數一團團的紫雲亂絮堆棉一般，蓬勃而起，桓平將手一指，便由內層銀光之中透過，將那冰堡，團團圍住，雲中更有無數雪也似白的銀絲，四下拋射，晃眼之間，又將雲層外圍佈滿，望去好似一座極大雪堆，堆上面堆積着億萬銀絲，吃各色寶光，互相輝映，光彩越發鮮明，美麗已極，那十餘根槲光，也分頭打到，兩下恰好相對，槲光落處，槲尖上各射出一股烈焰，帶着轟轟雷電之聲，四面打到，聲勢十分猛惡，及至兩下相接，彷彿打在極厚絲棉之上，祇管上下起落，衝激不已，並無用處，那些紫雲亂絲，眼看被槲光，衝破了些，祇是不能到底，晃眼便復原狀，約有半盞茶時，耳聽對洞妖人，厲聲大喝，爾等速退，妖婦許飛娘和後出應援兩妖徒，聞呼立即遁回，那十餘根妖光，仍在往下衝激不已，桓平忙喝李師弟，妖人連番失利，恐要發動陰雷妖火，和別的邪法，速取九宮仙塔，準備應付，以防不測，李琦原有準備，初遇強

敵，事前存有戒心，一聽招呼，恰值邪法發動，百忙中，瞥見妖婦剛一飛回，立有一股，極強烈的灰黃光華，中雜無量青色火花，水龍也似，由對面洞中，直射過來，帶着紛紛爆炸之聲，宛如狂潮怒湧，威勢猛惡，從來未見，心中一慌，未等桓平發令，便將九宮仙塔放起，桓平見狀，想要攔阻，已自無及，笑道，師弟出手稍快，此是昔年師祖洪都真人，鎮山之寶，妖人認得，深知厲害，必不敢輕易出手，上來必用邪法異寶對付我們，我們必須滿了三天期限，才有解救，經此一來，恐更費事了，說時，九宮仙塔，已衝破上面毫光，飛將出去，古仙人的奇珍，果是神妙，那高祇七寸的寶塔，才一出手，立時暴漲，化爲一幢金霞，矗立冰堡之上，由頭層塔門內，射出萬道毫光，四面展布飛射，倒捲而下，將冰堡一齊籠罩在內，塔共九層，本來各層均有寶光射出，威力還不止此，李琦因聽桓平說，發動太早，又見塔上寶光，突然飛起，桓平將手一抬，先放出來的寶光，首先收回，同時，敵人邪火邪光，也自雷馳飛到，朝下猛壓，恰被頭層寶光接住，當時便顯力弱，大有相形見拙之勢，寶塔還在繼長增高不已，桓平悄聲說道，師弟可用全力，主持此寶，專一防禦，暫時先不要去破他，聽我招呼行事，以免敵人，羞惱成怒，挺而走險，亂下毒手，如見敵人法寶厲害，再將各層寶光，挨次發動，以待三日期滿，援兵到來，再打脫困主意，張婉笑問道，照此說來，我們能得脫身，便算幸事，想要獲勝，簡直無望的了，桓平笑道，師妹你真把事看易，對陣敵人，乃武台派教主，正當初創教宗，威勢方盛之際，休說你我諸人，便各位老前輩師長，也未必能奈他何，這次因和盜首，昔年相識，偶被請去，聽說鐵堡，天時地利，景物之妙，再經

賊黨妖徒，徭惠蠱惑，嫌五台山舊居不佳，意欲遷入鐵堡，隱居修煉，迫令堡主，率領人民避讓，不料妖徒驕狂，受辱回去，再一誑報軍情，於是小題大做，把事鬧大，我們祇此三兩日的虛驚，鐵堡人民也不該受害，表面情勢凶險，實則轉禍爲福，少去好些後患，敵人雖是左道旁門，但他性情古怪，立有條規，自稱從不無故傷害常人，欺軟怕硬，一擊不中，除非再去惹他，或是不解之仇，決不再來，好在諸位師弟妹，均非道術之士，他早看出，和他對敵時，又是一味防禦，見面即退，不曾還攻，照他平時信條，今日之舉，已丟大臉。如非殺了幾個妖徒，當時就許退走，便是不捨鐵堡，還想佔爲己有，也祇隨便派上兩人，仗着邪法，迫令遷讓，真要全堡一心，甯死不從，他見威逼無用，也必退去，至多和爲首諸人，翻臉動手，殺傷幾個，也決不致於敢違妖師之命，真個全數殺害，今日形勢，雖極凶險，祇要挨到師父所說救星，和應援之人，先後趕到，衝出重圍，便自回堡，敵人不特不會追來，在將平空出頭的人，打敗以前，盜黨難說，妖徒決不至於上門生事，此人身具異稟，從小好道，修煉多年，爲旁門中，頭等人物，我們能在他手下，安然退去，已是幸事，還想把他怎樣，豈是容易的麼，金國士接口問道，這廝雖是妖邪，居然有點骨氣，祇要過此一關便罷，我們曾殺過他幾個妖徒，以後再過，莫非罷了不成，桓平答道，殺徒之恨，休說這廝，便他門下黨徒，狹路相逢，也必不肯放過，所幸我們被困時，中途有人相助，以致我們逃掉，他想報仇，必須先將出頭人打敗，才符他平日的信條，聽師父口氣，來人法力頗高，深知妖道爲人性行，並還受人之託而來，自知不能全勝，也是祇守不攻，等到快完，我們逃去，已把事情

攬到他的身上，把敵人僵住，使其暫時無法去往鐵堡尋仇，可是妖道門下，品類不齊，那夥妖徒，俱都極惡窮凶，報仇心切，日月一久，定必百計報復，即便自身不去，也必約請別派妖邪，前往尋仇，如何能夠永遠干休，所幸彼時九宮塔上奇珍，已全到手，妖人不來便罷，來祇送死，不足爲患便了。正談說間，忽聽天風海濤之聲，十分洪烈，朝前一看，九宮仙塔上，又有兩層寶光飛出，原來李琦，素常持重，知道事關全局安危，自一出手，便以全神貫注，絲毫不懈，對陣妖道，自覺小題大做，還打算用飛劍傳書，將所約同黨止住，及見九宮仙塔飛起，暗忖此是昔年，洪都真人鑰山之寶，如何會被幾個少年男女得去，對方並非道術之士，偏是得了正宗傳授，此事奇怪，看敵人那等狂傲，和對敵情勢，好似有恃無恐，莫非長白三仙，真個出世，此是他新收門人，故意祇守不攻，等他師父，來此應援，憑自己的法力，想佔上風，實是萬難，門人已有幾個被殺，就此放過，心太不甘，莫如乘敵人師長援兵，未到以前，先殺死幾個，報了殺徒之仇，然後相機行事，免得傳說出去，威名掃地，越想越恨，爲防長白三仙，一齊趕到，自己勢孤難敵，一面終止前念，一面把邪法異寶，相繼施展出去，風雷烈火，同時暴起，帶着千萬金刀火箭，上前夾攻，初意，九宮仙塔，威力不會全部發揮，也許敵人，入門日淺，所學不過如此，那知風雷金刀，剛飛上前，塔上又飛起兩層寶光將其敵住，絲毫奈何不得，經此一來，玉山頭上，烟光大盛，數千百丈金光彩霞，連同妖人，所發風雷烈火，上冲霄漢，霹靂之聲，震動山岳，威勢越發驚人，似這樣，衆人被邪法攻打了兩日兩夜，仗着寶光防護，方始無恙，混元祖師，見持久無功，却着了急，又

取幾件厲害法寶，全力進攻，仍無用處，李琦見此猛惡形勢，也自心驚胆怯，末了竟把九層塔光，一齊放出，混元祖師，見那金塔，已然長高十丈以上，由各層塔門內，射出大片五色奇光，將冰堡層層包圍，一任風雷烈火，朝前猛攻，千萬金刀，紛紛衝擊，紋絲不動，想起身爲教主，成名多年，平日所向無敵，不料遇到幾個毫無法力的，無名後輩，竟絲毫奈何他不得，還被他傷了幾個徒弟，越想越恨，竟將不遇強敵，從不輕用的，十二都天神煞，施展出來，揚手先放十二面，上繪血影，和白骨骷髏的黑旗，飛向冰堡上空，突化爲六座旗門，暴漲數十丈，分爲六面，凌空立定，旗門上面，血影骷髏，立時飛舞而起，口噴血焰綠氣，滿陣飛舞，朝下噴射，當地立在千百丈愁雲慘霧，籠罩之下，衆人藏在冰堡裏面，見妖烟邪霧，滾滾如潮，血影縱橫，惡鬼怒嘯，爲數何止千萬，一個個目射凶光，口噴毒焰，往來飛舞，厲嘯悲號之聲，紛紛大作，內中還夾着極奇怪的鬼嗶，聽去若遠若近，尖銳刺耳，似在哭喊各人名字，由不得心旌搖搖，神魂欲飛，除李琦，蘭珠，靈智回復，曾得仙人傳授，還能強自鎮定而外，王金張男女三俠，俱心神震悸，似要暈倒神氣，到了後來，連丙氏兄妹，都似有些支持不住，桓平知十二都天神煞，厲害非常，如非九層寶光，將內外隔斷，衆人命早不保，至少元神也被攝去，援兵尙還未到，形勢已危急萬分，一面把丙王張金五人，聚在一起，令其澄神定慮，守住心神，不令搖動，一面警告李琦，仗着寶塔防護，和蘭珠並立一處，小心應敵，任何可怖，都置之不理，也許到時，還有解救，妖人既施這類陰險狠毒的邪法，造孽已深，祇被正教中仙人發現，定容他不得，也許不久，便有援兵到來，話未說完，

忽聽空中有人喝道：「大胆妖孽，用此惡毒邪法，天人共憤，今日叫你遭點報應，話未說完，一股亮若銀電的光華已似長虹飛墮，直射妖陣之中，同時，震天價一個大霹靂，帶着數十百丈金光雷火，自空打下，那六座旗門，連同無數血影惡鬼，立被震成粉碎，再吃銀虹，電也似急，飛將上去，朝那殘餘的妖霧黑烟，環繞上去，連閃幾閃，一串惡鬼慘號之聲，晃眼潮過，便同消滅，同時，空中飛下一個中等身材，面如冠玉的美少年，這時，衆人藏身冰堡之內，由那九層寶光防護，外層尚有敵人邪法異寶甚多，均未撤去，旗門原在最外一層，破去以後，少年剛自空中飛落，混元祖師見敵人來勢，如此威力，誤認長白三仙，有人趕到，又驚又怒，忙由對面洞內飛出，竟是一個從未見過的美少年，怒喝何人大胆，通名受死，少年笑道：「無知妖孽，連玉洞真人岳韞，都不認得麼，本不打算尋你晦氣，祇爲方才，空中路過，見你用此陰毒邪法害人，特來除害，有何本領，祇管施展出來，無須欺凌善良，混元祖師聞言，羞惱成怒，厲聲喝道：「這幾個狗男女，傷我門人，欺吾太甚，我決容他不得，話未說完，忽聽左側，有一女子，接口罵道：「無恥妖道，這幾個少年男女，雖有兩三人，在長白三仙門下，但是新近轉劫，初返師門，並無法力，在鐵堡隱居，與你何干，無故聽了狗盜妖徒蠱惑，妄想倚仗邪法，將人家隱居數百年，苦心經營，已歷多世的，桃源樂土，強行霸佔，以爲對方，全是凡人，無力相抗，隨命一妖徒前往，強迫威嚇，便可如願，誰知妖徒，偏不爭氣，去時驕狂輕敵，對方恰在日前，得到九宮塔上奇珍，示威不成，反被嚇退，無法對你復命，故意造上好些假話，本是幾個毫無法力的後輩，你偏受了妖徒朦騙，不察虛實，小題

大傲，已是丟人，既疑對方師長，不是好惹，親來也罷，偏又裝腔作態，使門下妖怪，來此試探，上來驕敵，致被殺傷數人，自來對敵，勝者爲強，怨着誰來，你不倚仗邪法，欺人太甚，那有此事，不自悔禍，藏頭縮尾，還敢施展這類凶毒邪法，正經修道之士，見了自必不容，我話尙未說完，你不必張牙舞爪，其勢洶洶，也無須欺凌善良，真有法力，可同我和玉洞真人，去那旁分個高下，祇能勝過我們，不必你師徒動手，我自將那幾人獻上，由你處置如何，說時，混元祖師，祇聽語聲，並不見人，越聽越怒，連施邪法異寶，分向新來男女二敵進攻，均被岳韞敵住，連女子的隱形法，均未破去，最厲害是敵人，各自爲政，並不相顧，可是飛劍法寶，朝側飛去，一任全力施爲，發話人聲形始終不現，也未見有法寶迎敵，似有什隱形法寶，暗中擋住，不得近前，直到聽完，怒火上攻，一面指揮飛劍法寶，和岳韞苦鬥，一面暗中準備邪法，側顧喝道，賤婢何人，速現原形領死，隨聽對方笑道，昔年連山大師，月兒島藏真以前，所收記名徒孫，玉洞真人，一向海外清修，新近十餘年，方始移居中土，你這妖道，孤陋寡聞，也還罷了，怎連女殃神鄧八姑的聲音，都聽不出來麼，說罷，先是一朵，丈許大小金蓮，突然湧現，射出萬道金芒，祇閃得兩閃，便將妖道前發兩件最陰毒的法寶裹住，騰空飛去，晃眼無蹤，同時，白光一閃，現出一個，長身玉立，年約二十，美若天人的道姑，混元祖師一見之下，又驚又怒，厲聲大罵，我當何人鬧鬼，原來是你這賤婢，你和玉羅刹陳玉鳳，本是同道，如何忘本，無故出頭作梗，又將法寶碧目神針，詭計收去，我不使你形神皆滅，決不干休，八姑冷笑道：我和玉羅刹以前，雖是旁門中人，但你知

我，從來潔身自愛，不曾爲什麼惡事，實不相瞞，今日一半打抱不平，一半受人之託而來，中途先遇陰素棠，被我勸走又遇岳真人，說起你師徒的罪狀，一同來此，祇勝得過我二人，由你爲惡害人，如其自毀信條，欺軟怕硬，也自由你，混元祖師接口怒誓，我向來言出必行，且先殺你這賤婢，和那賊道，再殺小狗男女，爲我門人報仇，說罷，揚手一道青光，朝八姑飛去，旁立許飛娘等，男女妖怪也紛紛動手，上前夾攻，岳鄧二人來時，原有成算，回聲喝道，你祇言而有信，冰洞中人，暫可由你用法寶圍困，我們和你師徒，同往那旁一分高下，免得法寶神雷，威力太猛，將附近山峯震塌，危害生靈，你看如何，混元祖師，被二人拿話僵住，怒喝，早晚全數納命，先殺你二人，也是一樣，鄧八姑笑說，你居然還有廉恥，和你在旁山頭，一決勝負，說罷且鬥且走，先往左近山頭飛去，混元祖師，雖知敵人，九宮奇珍，威力神妙，十二都天神煞旗門，已被破去，再如離開，就許被敵人衝逃出來，但又不說不去，祇得暗囑衆妖徒，留心戒備，并說先用法寶，已爲敵所毀，看那金蓮，明是一道佛家靈符，將我法寶收走，賤婢多半奉了對頭賊尼之命，立意收我孽卜神針而來，我一時疎忽，中了暗算，憑這兩人的法力，我與對敵，決無敗理，本來這夥小狗男女，均是凡人，除將傷我門人的幾個，擒到以後，並不全數慘殺，既然有人，逞強出頭，我一得勝，便可將所有元神全數攝去，祭煉法寶，除非敗於敵手，萬難容其活命，說時，原用傳聲密語，鄧八姑見他，一面迎敵，嘴皮微動，笑罵道，你雖旁門，也自命爲一派宗主，爲何鬼祟行徑，今日你若得勝，便他們仗着九宮奇珍，衝出重圍，我也必代你擒來獻上，任你粉身碎骨，決無話說

，你如不勝，該當如何，混元祖師，脫口怒答道，你這狗潑賤人，休說我不勝你們，如不將你擒回山去，祇被逃走，在未將你殺死，受那煉魂之慘以前，不特將那夥小狗男女，暫時放脫，連門人也不許再尋他們，你看如何，八姑笑道：此言公平，不愧羣邪之首，總算臉嫩，單說擒殺我一人，沒把岳真人，說在一起，混元祖師聽他出言譏嘲，越發憤怒，偏生敵人所用飛劍法寶，雖頗神妙，還在其次，最奇是幾次施展邪法異寶，冷不防，上前夾攻，八姑身外，好似有什法寶，暗中防護，分毫不能近身，內中一件，與陰雷大同小異之寶，發時，并將光華隱去，眼看打中，離身三尺，忽然一閃不見，連雷聲也未發，便消滅無蹤，另一敵人岳韜，更是一味啞鬥，聽八姑肆口嘲罵，不住好笑，一言未發，所用劍光，奇亮如霞，強烈異常，自己飛劍，祇勉強打個平手，差一點的法寶，挨着便成粉碎，才知這兩人，均非易與，大話已先出口，無法收回，正自急急交加，無可如何，忽聽空中厲聲大喝，小狗男女，也敢猖狂麼，衆人一聽，知華山派有名人物，火星子楊燒，奉烈火祖師之命，趕來應援，此人和史南溪，烈火祖師，同門師兄弟號稱三凶，長於玄功變化，身外化身，爲同黨中，有數人物，尤其所煉神魔陰火，厲害無比，祇被侵入分毫，立即全數乘隙而進，附在敵人身上，死活由心，聽憑擺佈，端的凶毒無比，混元祖師忙用傳聲密告，說敵人仗着九宮仙塔防護，不易衝進，更須防其反擊，致爲所傷，楊燒性如烈火，不知混元祖師，有意激他，聞言大怒，也未用傳聲回答，厲聲大喝，這幾個狗男女，也值大驚小怪，道兄不必多慮，我不將他們化煉成灰，誓不爲人，說罷，便往冰堡前飛去，才一到達，揚手先是一連串數十粒，黃豆

大小，紫碧二色的妖光，發將出去，到了冰堡上空，寶光層外，立化迅雷，紛紛爆炸，霹靂之聲，震得山搖地動，如非九宮仙塔，妙用無邊，又有桓平，暗中指教，見勢不佳，忙將頭層寶光，向外展佈，將陰雷托住，幾連整座山頭，也被震塌，一時火焰萬丈，大雨羣飛，威勢猛惡，從來未見，桓平知到，要緊關頭，最厲害的，十二都天神煞旗門，已被破去，祇不被陰火侵入，便可無害，一面指揮李琦，如何應付，一面暗告蘭珠，王藩，如見妖人元神，化爲黑影飛起，速將神戈，和如意天心雙環發出寶光層外，將其擋住，不令前進，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，二人剛將法寶，準備停當，妖人見所發陰雷，被塔上寶光托住，連頭層也未攻破，便自消滅，回手把腰間葫蘆一按，立有一股黑烟綠氣，帶着呼呼轟轟之聲，激射而出，晃眼展佈開來，籠罩各層寶光之外，化爲烈火燃燒起來，宛如一座綠色火山，當中擁着一座，霞光萬道的寶塔，頓成奇觀，自從旗門邪法一破，衆人神志，全都清醒，均說奇景好看，正指說間，妖人滿擬所煉陰火，無孔不入，一任敵人，防護嚴密，祇有絲毫空隙，立被侵入，由裏向外焚燒，裏外夾攻，敵人多高法力，也難幸免，及見持久無功，先又說了大話，不禁羞惱成怒，厲嘯一聲，身形一閃不見，桓平在內，正以全神注視，一見妖人身形隱去，知將發難，忙告王藩蘭珠，留意戒備，話未說完，陰火光中，突現出三條黑影，內有一條，不知怎的，竟被衝入頭層寶光之內，暗道不好，方覺應變稍遲，妖人動作如電，已被侵入，如非仙塔威力神妙，頭層剛被衝破二層寶光，反更加强，就這晃眼之間，也許受了妖人暗算，心正愁急，未及開口，王藩蘭珠，已各將神戈雙環，化爲一道金虹，兩圈心形寶光，衝破光

層，向外飛去，事也真巧，妖人所煉三尸元神，本是一同進退，當日因見敵人，法寶神妙，並與敵人心靈相合，暗用鬼計，故意將身隱去，一面把陰火威力，偏重一邊，向右猛攻，自己却在左側出現，去分敵人心神，李琦雖得師門真傳，所有法寶，均與心靈相合，畢竟靈志初復，爲日尚淺，又是第一次，遇到這類強敵，桓平再一警告，未免有些心慌，一見右側陰火驟盛，外層寶光，幾被衝動，忙以全力，運用防禦，右側寶光，隨即加強。剛將陰火擋住，左側忽現兩條黑影，飛舞前撲，周身都發綠色火焰，形態猶惡，宛如厲鬼，心中一驚，意欲防禦，不料中了妖人聲東擊西之策，就這心神微分之際，妖人另一元神，立即乘虛侵入，楊燒方在自幸得計，怒火頭上，拚着傷耗一點元氣，將下餘八層寶光衝破，一面將另外兩個元神，會合一起，帶了大量陰火侵入，一舉成功，誰知這次弄巧反拙，所煉三個元神，本是如影隨形，祇有一條侵入，另兩條立即跟蹤飛入，陰火也潮湧而進，這回却是不然，第一條元神，剛將頭層寶光衝破，另兩條元神，還未及運用，玄功會合一起，猛覺身上一緊，兩圈青白二色的，如意心形寶光，忽然連環飛出，驟出不意，竟被咬緊，不禁大驚，方想掙逃，同時，一道金虹，又由寶光層內，電掣飛出，環繞上來，兩下夾攻，裹住一絞，只聽一聲慘嗥，便化黑烟而滅，妖人本還帶有些厲害法寶，和大量陰雷陰火，三尸元神，剛一出門，便被敵人消滅了一個，經此一來，元氣大傷，又以平日凶狂橫傲，休說外人，便是同黨妖邪，也都面心和心違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自己也知平日言行，遭人忌恨，無如本性難移，自恃邪法高強，反倒變本加厲，不時奴視同黨，連對烈火祖師和史南溪，兩師兄，也沒放在眼裏，來

時，原因接到混元祖師，飛書相約，兩師兄料是勁敵，正在商計，何人前往，自己不合說了幾句大話，獨自飛來，滿擬手到成功，如若失敗回去，照着平日凶焰，豈不被人輕笑，拿什面目，再見同黨，由不得心中恨毒，犯了凶野之性，決以全力拚命，與敵人勢不兩立，一面把隨身法寶，和大量陰雷妖火，全數發出，一面施展玄功變化，朝前猛撲，邪法厲害，果是驚人，蘭珠先見妖人元神，爲雙環金戈所滅，還當消滅容易，那知先期妖人，輕敵太甚，三尸元神，祇有一條侵入，本就冒險，匆促之間，法寶陰火又均未及帶進，全被隔斷在外，致有此失，一經慘敗，祇管咬牙切齒，心中恨毒，但似知道敵人厲害，有了戒備，那三尸元神上下飛舞，往來如電，隨時隱現，出沒無常，如非二人法寶，威力神妙，又有九層寶光阻隔，防護嚴密，仍難應付，就這樣，時候一久，仍被妖人衝破了兩層寶光，如非桓平隨時在旁指點，還不止此，眼看妖人祇一衝入寶光層內，便佈滿了陰雷陰火，裏外燃燒，威勢越來越猛，總算爲首強敵，被玉洞真人和鄧八姑絆住，苦鬥不休，不曾過來助戰，還好一些，前後一晃三日，又有兩個妖人趕來助戰，敵勢更強，連桓平丙純，也自愁急起來，內中蘭珠，看出妖人，幾次快被雙環寶光吸住，均因妖人，飛遁神速，不曾得手，暗忖可惜五星神珠，不在手內，否則，妖魂決無幸免，正自尋思，崔黃萬成四俠，忽躍遁光，隱形飛到，衝入光幕之中，剛一見面，蘭珠臨敵，最是沉着胆大，因是痛恨妖人，連日以全神貫注看出對方弱點，那五星神珠，又與心靈相連之寶，匆匆相見，還未及談話，首先用手一招，將五星神珠收去，緊跟着往外一指，五點星形奇光，立時衝破光層，飛舞而出，那末七層寶光，極爲神妙

，由外望內，祇見光靈電遊，飛舞如潮，內裏人物分毫不能透視，妖人苦鬥兩日，持久無功，又見有兩同黨飛來，均是素所輕視之人，到時發現自己失利，連三尸元神，也被敵人消滅了一個，表面雖故作義憤，實則暗有愧色，心雖痛恨，偏是無法出口，暗忖多年威名，遭此慘敗，對頭又是一夥無名小輩，陽溝裏翻船，不將這夥小妖男女殺死，日後何顏見人，無奈敵人法寶神妙，連衝多次，費盡心力，最後才用聲東擊西之策，還毀損了兩件法寶，才勉強衝破兩層寶光，以後敵人，防範越嚴，金戈已頗厲害，那如意雙環，好似三尸元神的尅星，如非玄功變化，飛遁神妙，祇被雙環吸住，便難逃脫，本就越想越恨，無計可施，新來兩妖黨，因憤他平日狂傲凶狠，目中無人，見他狼狽情形，好生快意，故意拿話激諷，同聲笑說，小妖男女，太已可惡，道友先前誤中鬼計，元神受傷，敵人又有九宮奇珍防身，以致不能衝入，以道友的神通，祇將這九層寶光衝破，便可爲所欲爲，將男的殺死，攝去元神，女的擒回山去，快樂受用，如能分潤一個，我二人願效微力，將這兩件，專制三尸元神之寶敵住，以便道友，乘機衝入，你看可好，楊燒知他表面說是出力相助，暗中借此奚落，不由怒火上攻，厲聲喝道，你們無須巧語欺人，憑你二人，也敢敵這兩件寶貝，我一向獨往獨來，從不須人相助，如有本領，各自上前，再如多口，事完之後，休怪我狠，那二妖黨，也是左道中，有名之士，聞言也忍不住怒火，厲聲大喝，我們好意相助，如何欺軟怕硬，出口傷人，楊燒凶橫已慣，一聽同黨，反唇相譏，又當勢敗去人之際，越發惱羞成怒，剛要反身內闚，與同黨破臉，不料那九層寶光，衝入艱難，要想退出，也非常容易，竟被隔斷在內，既要

對敵，又要和同黨反目，自是費力，二妖黨見他不能衝突，深知九宮仙塔威力，料其必敗，一面行法攻打，一面發話譏嘲，氣得妖人，毛髮皆豎，眼裏似要冒出火來，情急暴怒之下，重又向前猛撲，妄想再衝破兩層，爭回一點顏面，不料四俠飛到，所借法寶，一同還了原主，蘭珠早已蓄勢待發，五星神珠，剛一到手，便朝外發將出去，另一面，金張二女俠，因憤二妖黨，口出不遜，一個發出寶鏡，一個將三連劍，同時飛起，崔黃等四俠，又將樹王峯所得靈符，跟着施爲，這原是同時發生，瞬息間事，妖人首當其衝，兩條三尸元神，正仗玄功變化，朝前飛撲，剛把雙環一戈避過，待冒奇險，強行衝突，不料對面寶光層內，飛出五點，五色星光，才一照面，便覺奇熱如焚，暗道不好，一聲怒吼，正待往側飛遁，蘭珠早有成算，知道妖魂，禁不住五星神珠威力，必要逃遁，那如意雙環，早東西相對，一左一右，對照過來，妖魂沒防到五星神珠，自內飛出，迎面撞上，元氣大耗，負傷逃竄，微一疏神，便被雙環寶光吸住，連掙兩掙未掙脫，吃五星神珠，往上一衝，雙環立時合攏，妖魂恰和那火星，夾在中間，一聲慘嗥，連烟也未冒，當時消滅，另兩妖黨，本在頭層寶光之外，虛張聲勢，朝前攻打，忽見對面寶光層內，飛出兩道寶光，精虹電射，剛一上身，便被裹緊，心方一驚，三連劍青紅白三道劍光，同時飛到，祇一絞，便被斬爲數斷，許飛娘等衆妖徒，本在一旁，吶喊助威，先見一股長虹也似的光，由左近山頭上飛來，三妖人忽爲光中敵人所殺，全數畢命，心方失驚，猛又聽震天價一聲迅雷，整座冰堡連根拔起，震成粉碎，緊跟着，一片畝許大的紅霞，擁着內中十來個男女敵人，上面仍是九層塔光籠罩，突然離地，帶着轟轟

風雷之聲，騰空破雲而起，五色毫光，上衝霄漢，連天也被映成了金紅顏色，混元祖師，正在左近山頭上對敵，見同黨傷亡，仇敵全數遁走，不禁大怒，厲聲喝道，勝負未分，如何逃走，忙縱遁光，騰身追去，九俠等在紅霞寶光，環護之下，回顧一道青虹電馳飛來，勢絕神速，眼看快要追上，方想玉洞真人，怎不攔阻，黃建已將神駝乙休所賜靈符，往外一展，立有一片明霞，橫亘天半，擋在後面，隨見先前那道銀色光炁，電也似急，跟蹤追上，耳聽內中有人笑喝，妖道如何言而無信，你祇將我二人打敗，自將逃人擒來獻上，由你發落，你忙作什，話未聽完，脚底紅霞，已連飛過幾層冰山雪嶺，相隔戰場，已是老遠，桓平笑道，恭喜諸位師弟，一場大難，已然渡過，不久便往火海，覓取藏珍，前途無事，請將九宮仙塔收起，我和丙師弟妹，要告辭了，李琦因桓平等三人，爲了自己受困歷險，自是感激，再三挽留，同去鐵堡小住，桓平固執不允，笑道，大師伯不久成道，我們三人，祇我和大師兄梁周，見過一兩次，丙師弟兄妹，入門日淺，尙未拜見，又會無心冒犯，這位老人家，性情古怪，法力最高，恐對丙師弟兄妹不快，必須在他功行圓滿以前，向其謝罪，就便求教，故此非去不可，九俠聞言，祇好罷了，桓丙三人，隨起作別，已然要走，桓平忽又轉身，朝李琦夫婦，暗中囑咐了幾句，方始飛走。

第八回

勞燕惜分飛萬種離愁傷薄命
癡情察隱患三杯別酒縱淫凶

李琦想起桓平行時之言，心正憂慮，前面鐵堡，已然在望，俯視下面，人民往來操作，

與平時無異，知道桓平所說之事，尙未發生，正悄告關珠，令其到後，先向靈筠探詢，並勸留意，紅霞已擁衆人飛墮，九俠見堡中人衆，望見紅霞飛臨，紛紛向上招手歡呼，方覺衆心愛戴，此行不虛，人也快要到地，忽聽崔成二人，同聲斷喝，也沒和衆人說話，便縱遁光，駕了飛行甲馬，往斜刺裏飛去，金國士，張婉，也似發現有異，急呼我們快去，他兩人手中無什法寶，恐非敵人對手，話未說完，二女俠已用桓平近日所傳，步虛飛遁之法，一同飛去，朝崔成二人追去，衆人原由後山一面飛來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前山那面飛來一片烏雲，內中擁着兩個道裝妖人，和二三十個，各持刀槍器械的盜黨，正由前山一面飛進，被崔成金張男女四俠，首先發現，一同追去，衆人正要往援，李琦知道此是隔山盜黨，聽了本堡奸人告密，得知九俠等能手，已往玉山頭鬥法，全數離開堡中空虛，祇剩堡主任中遲，和大俠段泉留守，恰值老賊好友，崆峒派妖人謝銅瓢，和玄鳥真人羅飛，由甘肅來訪，一聽混元祖師，親自出場，斷定敵人必敗無疑，又聽說起，九俠三日未歸，和鐵堡景物氣候之妙，欲借奸人內應，乘機來犯，李琦想起，方才桓平，已然說過，知道兩妖人，不特邪法不高，並還是崆峒派的棄徒，強敵混元祖師師徒，已被岳鄧二仙僵住，三年之內，不會來犯，在火海藏珍，未取到以前，雖不免有妖人盜黨，乘隙侵擾，憑着衆人之力，決可從容應付，還有一個禍胎，事應將來，爲時尙早，到時不過一場虛驚，並無大害，崔成等四人前去，必能獲勝，倒是靈筠，處境甚難，先前爲想衆人戰勝，不特那面陽鏡不曾借去，連他那面陰鏡，也全交了與金國士，此事衛壁並不知道，更沒想到，盜黨發難這快，一見盜黨妖人，乘虛來犯，必向靈筠

，要那兩面寶鏡，因是夙孽，平日受慣挾制壓迫，更有許多顧忌，必不敢與相抗，衛壁近又變心別戀，靈筠滿腹悲憤，氣在心裏，不特無計可施，到處委曲求全，以冀日久感悟，此時必受衛壁惡氣，奸謀一旦敗露，衛壁固是不了，靈筠也受其累，不如搶在前頭，不等內應發作，先將羣小鎮住，把事情平息下去，暗告靈筠，令其警告衛壁，使離鐵堡，再將餘下羣奸，相機除去，這等作法，雖因愛護靈筠過甚，存有私心，但聽桓平口氣，助人適以助己，將來也有好些益處，便不令衆人追趕，剛一落地，又發現保側廣場上，錢希唐小翠，兄妹二人同了十來個少年男女，都是手持兵刃，腰懸暗器，正在練習武藝，衛壁夫婦，一個不在，仰望一片紅霞，擁了衆人飛降，面上頓現驚異之容，同時又有兩枝響箭，由前山飛起，直射高空，另一面，堡中人民，見九俠自空飛降，也正歡呼擁來，李琦才一落地，便故意朝着衆人，高聲說道：我們在玉山頭上，和許多妖人，苦鬥了三日夜，本來未分勝負，幸蒙二位仙長，趕來相助，已然得勝，內中一位仙長，說本堡還有別的變故，令速趕回，方才下落，果見兩妖道，帶了好些妖黨，由前山來犯，現已分人往敵，決可無事，諸位父老弟兄，不必介意，即便有什響動，也如未見，自有我們應付，等到事完，見過老堡主，再和諸位詳言經過便了，說時，瞥見衛壁，由堡內飛跑趕出，也是身帶兵刃暗器，本來手握劍柄，滿臉殺氣，似因衆人飛降太快，先未看見，剛出堡門，才發現九俠成功回來，面上立轉失望之容，再聽李琦，這等說法，好似又恨又怕，和錢氏兄妹，互使了一個眼色，也未和九俠招呼，朝道旁樹後一閃，便自溜走，李琦對於衛壁，雖然投鼠忌器，心中却極鄙厭，也如未見，說完前言，

剛往堡中走進，忽見陳賢貞，由內趕出，見面笑問，七弟，蘭妹，你見到衛璧麼，李琦隨把方才所見之事一說，賢貞氣道，本來我看任跨妹分上，對他頗多寬容，誰知這廝，真個非人，如今連我素不與人結怨的，也恨極他了，李琦夫婦知道衛璧，乃朱武之友，賢貞性情，又極溫婉，竟會說出這樣話來，心疑衛璧漸謀，已然敗露，同時，瞥見任龍，手捧大令，飛馳而過，見九俠回來，祇滿面喜容，把頭一點，連話都未顧得說，便匆匆往外跑去，李琦關心靈筠安危，越發愁急，再問何故藉恨，賢貞怒道，似筠妹那樣天生麗質文武俱全，人又那麼溫柔貞靜，休說七弟以前，不知細底，對她顛倒，便我們同是女子也格外對他憐愛，這廝得此賢妻，真個幾生修到，他偏卑鄙無恥，不顧自愛，近對筠妹，摧殘欺侮，無所不至，筠妹偏又好勝，雖嫁着這樣下作丈夫，依然委曲求全，百計將順，有時受了這廝逼迫，或是花言巧語，誘惑挾制，明知所行不義也照他所說而行，如同上次，向七弟巧取御寒靈藥之類，七弟爲此，幾乎送命，幸而蘭妹，大量寬容，七弟發情止禮，無所介心，仙緣遇合，轉禍爲福，否則，筠妹何以見人，便他自己也說先賢不知七弟，身困奇險，又看出七弟，對他情痴太甚，惟恐誤人誤己，祇得毅然捨去，不料幾乎闖禍，如有不測，雖然還君明珠，相逢恨晚，痴情厚愛，早已銘心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只有以死相報，等他那薄情丈夫，事成之後，便相從地下，決不獨活等語，這還是發現衛璧，乘他孤身兇險，穿雲頂盜取藏珍之時，暗與奸人勾結，引誘小翠苟合，想起傷心，說出來的心腹話，就這樣口氣還在維護，祇要衛璧稍有天良，還不知如何好法，自從你們弟兄走後，這幾天，衛璧每日，祇和小翠，戀在一起，筠妹借

着代蘭妹侍奉堡主爲由，也不回去，他夫妻已有三天不見，今日衛璧，忽似有什急事，來尋筠妹，逼得他直哭，我正與老堡主閑談，聽海棠暗告，忙往解勸，這廝近日神情鬼祟，老是避我，我恨他欺侮筠妹，正要向其詰問，他隔窗望見我來，惡狠狠手指筠妹，說了兩句，便由後門繞出，往外跑去，我問筠妹，衛璧何故欺你，筠妹先是流淚不語，再三盤問，才說爲了那兩面心形寶鏡，我見筠妹，氣得手足冰冷，心中不憤，又想起一件事，想尋這廝盤問，七弟回來，就無須了。五妹九妹他們，怎未同回，李琦一心惦念靈筠，因聽賢貞，話說太長，未入本題，又不便問之太急，心正愁慮，遙望靈筠，獨自一人，由左側花徑上，低頭走來，似在想什心事神氣，蘭珠已高呼筠姊，當先迎上，賢貞話也說完，雖似奸謀尙未敗露，但想起任龍，手捧大令，飛馳而出，神情好生可疑，又不便把桓平之言，明說出來，忙把男女四俠，追敵之事，匆匆說了，正想設詞探詢，賢貞好似明白李琦心情，知其一味維護靈筠，百無顧忌，暗忖衛璧雖是衣冠禽獸，終是我家坐客，堡主法令甚嚴，叛逆敗露，他固身敗名裂，大家顏面有關，所幸李琦，愛屋及烏，投鼠忌器，此人又是足智多謀，衆望所歸，樂得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正想拿話點醒，李琦已忍不住先問道，任大哥方才手捧大令急趨而出，莫非有什急事麼，賢貞見李琦，故作從容，面有憂色，笑答，七弟不必多慮，你沒有聽方才兩枝響箭麼，是此堡中慣例，一有警兆，立時傳令全堡，分頭戒備，令不輕出，出必把話傳完，如命施行，途中任遇何事，也不旁顧，所以不及招呼，衆弟兄姊妹，已成功回來，縱有急事，也必弭患無形，不足爲慮了，李琦聞言，會意點頭，側顧蘭珠，早和靈筠相見，並

立花下，低聲密語，一個高華端麗，儀態萬方，一個玉立亭亭，美秀絕倫，又都是玉膚如雪，容華絕代，人面花光，互相掩映，越顯得玉貌珠輝，豐神美艷，燕瘦環肥，瑜亮難分，想起衛璧，那等狡詐自私，薄情背義，越代靈筠委曲，數日未見，早已相思，本想趕上去，與之一談，因見賢貞，似有什事，想說神氣，尙未走開，不便單獨上前，偷覷靈筠似正拭淚，神情幽怨，楚楚可憐，自己有力難施，愛莫能助，心正憤慨，猛想起日前，已然拿定主意，祇在暗中，隨時維護，決不再與親近，如何這等戀戀難捨，室有賢妻，勢難兩全，雖是骨肉患難之交，此心無他，彼此也信得過，形迹上到底冷淡些好，否則，即便蘭珠與一般好友，俱都相諒，但聽賢貞口氣，對方早已明白我的心意，無如形格勢禁，相逢恨晚，萬一愛護太過，誠中形外，反使對方感觸身世，想起傷心，豈不違背我的本意，想到這裏，忽然警覺，便不再朝前看，故意將身背轉，笑問賢貞，可是有話要說，賢貞想了一想，答道，我知七弟，愛屋及鳥，又蒙堡主器重，衆心愛戴，無論多大的事，均可化解，萬一日內有什變故發生，可能看我與筠妹情面，暗中消弭，免我二人，連帶受累麼，賢貞原因衛璧，自與小翠，勾引成奸，便受錢希唐兄妹挾制，與武氏父子勾結，爲隔山盜黨內應，叛逆逆謀，逐漸顯露，不久便要發作，雖幸九俠成功歸來，奸黨不敢輕舉妄動，早晚是個後患，如不舉發，對不起主人，如向堡主告密，偏有許多顧忌，靈筠首先受累，自己也連帶丟入，心中愁急，不知李琦，早有異人密告，胸有成竹，知道此事，祇他能夠舉重如輕，即便稍爲偏袒，堡主和全堡人民，也必信服，無什話說，又對靈筠鍾情，自與蘭珠結婚以來，雖然發情止禮，別無他念

，憐惜愛護之心，祇有與日俱增，表面較前疏遠，內心反更關切，衛璧祇管非人，使靈筠連帶受害，心必不忍，九俠兄妹，多半性剛疾惡，不乘此時無人之際，先打招呼，一旦敗露在別人手內，事一鬧大，便難轉圜，因事太大，正想設詞先探對方口氣，聽李琦一問，立時乘機說了幾句，爲防李琦避嫌，話不好說，便把自己一同說在其內，李琦慨然接口道，筠妹遇人不淑，身世可憐，道路之人，均所同情，何況我們，二嫂所說的事，我已知道，有二嫂吩咐，便不關係筠妹，小弟也必盡心，任何艱難阻礙，我自當之，必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便犯保規受罰，均所不計，弟妹深知我心，必蒙相諒，祇請二嫂慎秘，休使筠妹知道罷了，說時，微聞身後，有人微嘆之聲，回頭一看，正是二女，攜手走來，同立身後，靈筠星目紅暈，淚光猶瑩，秀眉深鎖，望着自己，好似又感激，又傷心的神氣，蘭珠也是星波欲流，面有悲憤不平之色，原來靈筠，方才正受衛璧惡氣，便遇賢貞，趕來慰問，跟着，九俠歸來，蘭珠搶前相見，更是殷勤誠摯，兩兩對比，越發傷心，惟恐眼皮紅腫，被人發現，又恐孽謀敗露，累己累人，中心憂急情虛，遙望正路上，花林山石之間，有人走動，忙與蘭珠，繞林走來，見李琦與賢貞對話，不曾留意身後，賢貞祇顧試探李琦心意，是否肯把這件從來未有的亂子，攬在身上，一時疏忽，也未留意，等到二女，由李琦身後花林中繞來，方始發現，正想要招呼，被蘭珠搖手止住，原來蘭珠，起初見李琦，痴愛靈筠，表面大方，心終不無介介，及至成婚以後，暗中考查，才知男女雙方，心地均極光明，丈夫祇管一往情痴，並無絲毫雜念，因心頭上，多了靈筠倩影，深覺愧對自己，加了許多敬愛，於是大爲感動，不特

深信丈夫爲人，對於靈筠，也更親熱，視若骨肉，祇覺靈筠，對李琦過於冷淡，心中不平，暗忖彼此相愛以心，相見以誠，問心無他，何恤人言，何況本係男女交往，向無顧忌，人家對你，雖是一片癡心熱愛，自從發現羅敷有夫，從此便不再作求凰之想，形迹雖疏，關切愛護，反更無微不至，這等發情止禮，患難知己之交，並世難遇，我與他少年夫妻，情深愛重，尚且相諒，如何故作不情，見面時，多半冷冰冰的，連句好聽的話都沒有，爲愛丈夫太甚，想使他得到一點心神上的安慰，使知人非草木，情未白用，見他與賢貞對說不已，知爲商量，靈璧反叛，爲敵內應之事，故意不向靈筠先說，靈筠恰又避人，正合心意，途中故意笑說，他和二姊，如何背人密談，莫非我們走這三日，保中有甚急事不成，自來情虛的人，往往杯弓蛇影，草木皆兵，靈筠早就遙望賢貞，神情遲疑，欲言又止，後來李琦答話神態，似頗激昂，料定賢貞，似代靈璧說情，雖知李琦，癡情癡愛，人極剛正，同盟弟兄姊妹，多是疾惡如仇，保主法令又嚴，他雖新婚愛培，衆望所歸，無如事關重大，恐非一人之力，所能挽回，即便不肯幫忙，也難怪他，自己如何得了，本就懸心，再聽蘭珠一說，越發觸動心事，又驚又急，表面強裝鎮靜，悄答：也許有甚事情，不願人知，好在七哥視我如妹，賢貞姊更是情勝同胞，我們何不掩將過去，偷聽他們，說些甚麼，以博一笑如何。蘭珠斷定丈夫，實爲靈筠受過，也必設法保全，巴不得使靈筠親耳聽去，立時笑諾，二女到後，靈筠聽到李琦親身艱難，想在無形之中，消弭此事，不使外人得知，並還不令賢貞，轉告自己，分明相逢已晚，此生無望，祇管情深義重，祇在暗中，百計愛護，表面仍和往日一樣，故意冷淡，以免

勾動情懷，引起傷心，此等癡人，實是少見，斷定衛壁，在他護庇之下，已可無慮，心中一塊石頭落地，回憶前情，好生傷感，忍不住嘆息了一聲，李琦也自警覺回顧，料被聽去，剛忍不住喊得一聲筠妹保重，忽聽男女笑語之聲，回臉一看，正是同行男女諸俠，一齊走來，料知妖人盜黨，已被打敗，見面一問，原來崔成金張四俠走後，王藩，黃建，萬方雄，本隨李琦夫婦回堡，王藩眼快，遙望前面程賢貞，正往外走，跟着又見金靈筠，由花林中走來，忙朝黃萬二俠，把手一招，重往堡外退去，本不放心出敵四俠，欲往相助，正遇任龍跑出，向衆傳令，同時，瞥見谷口一面，寶光劍器，滿空飛舞，黑烟邪霧，滾滾如潮，正要趕往助戰，忽見兩道霞光，宛如長虹電射，妖烟邪霧，當時消滅，爲首妖人，似知不敵，忙用邪法，重又飛起一片妖雲，擁了同來盜黨，飛空逃走，留一妖人斷後，本是勉強支持，且戰且退，無奈自己這面，飛劍法寶，威力神妙，妖人連發三口飛刀，一片碧陰陰的邪火，均被金國士寶鏡照破，盜黨雖被前一妖人，救了逃走，斷後妖道，見邪法一破，想逃已自無及，吃張婉三連劍，青紅白三道精光，追上之後，當時了帳，殘尸粉碎，二女俠本來還要追趕，成全見盜黨逃走已遠，追趕不上，令衆勿追，見過李琦商計之後，率性乘着妖人慘敗，日內由自己趕往盜窟，探明虛實，全數除去，免留後患，王藩等三人，也自趕到，均覺成全之言有理，便同趕回，見了李琦，全都主張，日內趕往掃蕩盜窟，李琦一則受有桓平指點，知道盜黨和衆妖人，無關大局，不必忙在一時，又因此事，關係衛壁太重，此時如往掃蕩盜窟，擒到拷問，衛壁內應逆謀，必要敗露，靈筠不說，賢貞乃居停主人，知情不告，也必受累，情面

難堪，推說我們來時，玉山頭上，敵我雙方，勝敗未分，岳鄧二仙，是否全勝，也不知道，雙方如是平手，妖道混元祖師，難免回往盜窟，我們不去惹他，他和岳鄧二仙，曾經打賭，不便食言。來此擾害，我們再要尋上門去，必不干休。妖道師徒，邪法又高，萬一弄巧成拙，反而有害，好在妖道師徒，不會久留，莫如等到妖道師徒，離去以後，再往除害，比較穩妥。王藩日前，曾聽桓平，與丙氏兄妹，談起混元祖師，邪法甚高，這次原因偶往天山採藥，被盜黨所交妖怪，再三卑禮請去，後聞鐵堡，景物靈秀，經盜黨妖怪，再三慫恿，才有鬥法之事，事完必要回山，再要挫敗，或是有人出頭，不能如願，定必引為奇恥大辱，更是暫時不會再來，李琦那時，也曾在坐，怎的這樣多慮，待要詢問，蘭珠聰明，早聽出丈夫心意，忙使眼色止住，故意笑道，二哥還是當年疾惡如仇心性，我們奔波勞苦，受了好些艱危，剛回堡來，也該稍為歇息，就去，也不忙這兩天，王藩見他說時，目視靈筠，忽然醒悟，見崔黃諸人，也要開口爭論，忙傳話鋒，攔道：弟妹之言有理，緩去幾天，探明虛實，看妖道是否回山，再往除害，果然穩妥得多，免得又生別的枝節，衆人見王藩說時，暗中搖手，知有原因，便未再提，隨見大俠走來，說老堡主聽諸位弟妹回來急等相見，爲何還不進去，在此閑談作什。莫非有什爲難之事麼，李琦原因任龍，傳令未回，不知奸人陰謀，是否被他發現，意欲探詢明白，再同入見，當衆不便明言，笑答我們來時，正遇妖人，率領盜黨來攻，剛剛打退，還殺了一個妖人，正談對敵之事，大哥就走來了，隨對蘭珠道，令兄方才向外傳令，怎此時還未回來，可否叫紅杏請他，來此一見，我還有話和他說呢，蘭珠會意，微笑點

頭，紅杏海棠二慧婢，恰正得信趕來。隨侍在側，聞言，紅杏先自跑去，衆人隨即緩步，往裏走進，剛向中遲拜見，談說鬥法經過，任龍已自趕到，蘭珠恐他發現逆謀，無心中洩露出來，不等進屋，便喚大哥，搶先迎出，中遲笑對李琦道，小女就這樣天真，已然成人，還是憨憨的，不像是個大人神氣，賢貞笑道，蘭妹內聰明而外渾厚，將來後福無量，老伯莫要看輕了他，中遲笑道，你那蘭妹因是從小喪母，老夫祇此一女，不免嬌慣，但他爲人，也實誠厚，如把金賢姪女的世故聰明，有上幾分，就更好了，靈筠入門時，想起丈夫，先見九俠，一去不歸，過信妖黨之言，斷定必敗，如非老賊武成，行事持重，非等勝敗分明，有了實訊，不許妄動，早已提前下手，闖出禍來，自己先不深知，到第三日，衛璧迫索寶鏡，自吐逆謀，才知底細，當時嚇得驚魂皆顛，再四哭勸，反受凌辱，又不忍前去告發，正在惶急憂慮，賢貞九俠，先後來見，知道九俠一回，決可無事，再聽李琦那等說法，心方一寬，忽想起方才曾見任龍，手捧大令，急馳而出，心疑逆謀已露，本來又在急慮，入門時，中遲因愛培成功歸來，自是高興，祇先和九俠周旋，別人均未理會，靈筠不知任龍和李琦夫妻，情分最厚，無論何事，均要商量而行，又因李琦夫妻，把靈筠視若骨肉，即使奸謀敗露，也須問過，怎會先向中遲舉發，心正打鼓，及聽中遲口氣不惡，又是笑顏相向，才放了一半的心，方答，蘭妹女中丈夫，姪女如何能與相提並論，蘭珠正和任龍，一同由外走進，接口說道，爹爹老是嫌我小孩皮氣，做了大人，古板板的，有甚意思，這夥妖人，也是真怪，以爲我們玉山頭鬥法，非敗不可，妄想乘機來佔便宜，不料反被五姊九妹，破去邪法，殺了一個妖黨，

差點連那夥同來的強盜一齊殺死，聽說他們所住的地方，共是兩處巢穴，新近爲了武成之子武凱，往投老賊九頭獅子龍天化，與小賊小龍王龍飛一見投機，結爲異姓兄弟，雙方全是胆大妄爲，老賊祇此獨子，愛如性命，小賊龍飛，近拜一妖人爲師，又學得一點邪法，越發驕狂自恃，今日追敵時，成八弟曾聽小賊暗告同黨說，敵人厲害，大出意外，好在我們面生，速回飛雲嶺，不可引鬼上門，致被老寨主見怪之言，雖因妖人邪法詭計，逃遁太快，沒有追上，那飛雲嶺，我昔年打獵，曾經去過，那地方形勢甚奇，險峻非常，四面都是深溝絕壑，無相連之處，名爲是嶺，實是數千丈絕壑之中，由底突起的，一座孤峯，因其底部細削，頂部平坦處多，山石甚白，宛如幾朵疊在一起的白雲，蜿蜒上升，高出四面絕壑之上，看去又似一個極大的空花盆，中間種着一叢靈芝，兩岸高闊，相隔最長的，竟達百餘丈，祇西南方，地勢較低，對壑有一突石，離峯最近，其寬也有十餘丈，兩崖生着好些粗長籐蔓，算是最近，對峯離頂八九丈，也有一崖內凹，非有極好輕功而又胆大的人，萬難飛渡，那時，我見山形甚奇，曾用身帶索套，抓住對面籐蔓，飛越過去，一行五人，在那號稱飛嶺的峯頂上，還住了兩天一夜，見上面不特洞壑清奇，形勢靈秀，更有好些奇花異草，各種野生靈藥，前古森林，如非相隔太遠，早想把我們的人分出幾家，移居其上，不料倒被小賊佔去，成全不等他說完，便接口道，我追敵時，我因無甚法力，忘將諸位兄姊的法寶帶去，欲用隱形壁，隱去身形，先殺他幾個，雖因奸人機警，祇將武成，和另一小賊，肩臂打傷，未能如願，所說黑話，我却聽出，非但飛雲嶺，是老賊的分寨，內裏並還藏有好多牛馬糧食，依了

武成，不特老巢，不願被我們追上門去，連那飛雲嶺，最好也不合外人和道，爲首肩插飛刀的小賊，正似任大哥所說，老賊之子龍飛，力說今日能勝更好，如真是玉山頭和祖師門法的敵人回來，祖師性情，我所深知，大敗決不致於，否則，必命門下各位師兄，回寨送信，至少也必護送我們退走，怎會事隔三日，毫無音信，就說事情剛完，敵人也剛由玉山頭飛回，這遠一段路，不等敵人回寨，祖師飛遁神速，必已搶前回寨，我看決不是敗，必是日前祖師所說，樹王峯下，那兩個對頭，或是冷魂峪女魔波旬婆，無故出頭作梗，把事情攪在身上，祖師覺着這般敵人，道淺力薄，勝之不武，事前不知敵人虛實，過信龐師兄之言，不合到處約人，小題大做，既然有人出頭，便把這夥無名後輩丟開，先與那幾個逞強出頭的敵人，分個高下，無如都是強敵，波旬婆更是魔教中能手，煉有好些魔法異寶，急切間自不能取勝，對方再把事情攪去，或是另約時地，一決勝負，照祖師平日所定法規，在未將對頭打敗以前，休說當時殺害這般小輩，恐連鐵堡，都不許門人涉足，其實這夥人，不過一時運氣，得了幾件法寶，並非道術之士，怕他何來，飛雲嶺不去使罷，如敢追去，我祇發動火攻，一個也休想活命，還待往下說時，金張二姊，已將邪法破去，我又連傷兩賊，內一妖人，使用邪法，護了盜黨逃去，我想這夥盜黨不除，終是本堡心腹之患，今日暫且休息，明早便向堡主七哥討令，前往一探如何，中遲不知底細，首先笑諾，轉問李琦，賢婿心意如何，李琦本想，少時請賢貞，代向靈筠，探詢羣小陰謀詳情，日內分別下手，先把衛璧安排好，再除這夥奸人，以免發覺太早，衛璧人尙未走，難於保全，靈筠也受其累，同時想到衛璧一去，靈筠勢

必同行，從此遠隔天涯，空自相思，休說再見無期，音信都難得到，有心想把靈筠留下，事實上又決難辦到，正想如何才能兩全，不料成全，早就發現密謀，雖知李琦，痴愛靈筠，投鼠忌器，不肯違背他的心意，終覺此是大害，不應姑息養奸，當日回來，又用隱形窺探，知道敵人之來，全由內應指使，越發憤恨，雖因李琦蘭珠，平日叮囑，祇說往探盜窟虛實，並未明言，李琦却發了急，忙對成全，暗使眼色，不令多口，轉向中遲道，此事小培，已有通盤籌策，好些不能預洩，本定日內，和岳父密計，準備一舉成功，八弟既要先去窺探一次，也非不可，不過，妖人邪法厲害，八弟疾惡如仇，使我担心，最好仗着法寶隱形，探明虛實，即速回來，你人單勢孤，千萬出手不得，成全看出李琦此舉，別有深意，隨口應諾，便未再往下說，大家一同辭出，九俠連同賢貞靈筠蘭珠，男女十二人，別了堡主，退往賓館，談了一陣，李琦背人令蘭珠請賢貞代向靈筠探詢羣奸陰謀，蘭珠笑說，方才筠姊，已早對我哭訴心事，因是人多，想等夜來，和你細說，現因衛璧與小翠，打得火熱，筠姊受不慣狗男女的惡氣，衛璧也受小翠挾制，不敢和筠姊親近，氣得筠姊，不願回家，推說代我留守，這幾天均住我家，不會回去，方才因衛璧，強索寶鏡，並加凌辱，今晚恐也不會回家，我和他已然說明，事情決隱不住，非你不能解救，不如今夜，我想備點酒菜，請他消夜，不與九俠兄弟同吃，你我夫妻三人，一同密議，開誠佈公，明言詳情，免得鬧出事來，你看如何，李琦知他素來外表天真，處世對人，却極沉着穩練，不動聲色，謹慎神速，兼而有之，這樣說法，可見化解容易，不似就要發難神氣，暫時中止前念，心仍放他不下，正在盤算，成全忽然

用手示意，將李琦約往臥室之內，笑問七哥遇事，向來當機立斷，爲何近日這等遲緩，筠姊身世，固然可憐，但是此舉，關係全保安危，既伏着這大一個禍胎，我們下手，越快越好，雖說投鼠忌器，小弟往探賊黨虛實，有益無損，如何也不合去，我弟兄情勝同胞，無話不說，衛璧實非人類，將他就此除去，也不爲過，還待往下說時，李琦苦笑道，賢弟錯會愚兄的意思了，我對靈筠以前，實是痴愛過甚，後知他已有丈夫，早無絲毫雜念，再爲七嫂至情感動，頓生知己之感，保規一夫一妻，不能別戀，如有他意，也對不住堡主和你七嫂，再說，靈筠心志純潔，雖恨衛璧無良，想起以前經過，便自傷心，但要叫他離開衛璧，實是萬難，我想今夜背人向其詢問一切詳情，得知以後，再不動聲色，驟然發作，一舉便將他除去，還可問出他們來往信號，有無別的通信方法，以便將機就計，誘敵們一網打盡，並非真個不問，八弟如想先往飛雲嶺一探，祇有暗中下手，不與盜黨對敵，便可無慮，不過邪法厲害，一人勢孤，去時，最好再約一人同往，並將九宮奇珍，帶一兩件，以作防身之用，才可放心，此寶現經二師叔，命桓師兄，親來傳授，比前威力，越發神妙，祇你四人，因往樹王峯，不會同習，晚去一兩日，便可學會，和我們一樣，祇在三數十里內外，手挾法訣，一招卽至，取用方便，八弟約好同伴，先將諸寶妙用，如何收發，先行學會，便可起身，你本帶有飛行甲馬，連御遁飛行，暫時均可不學，到了盜窟，無事便能，如見不是敵手，所帶法寶，還不夠用，祇須照我所傳各種法訣，用手一招，我們這裏，立生反應，再用送法，將他放起，不消幾句話的功夫，你們任見何物，立可收到，並還由心運用，發揮他的全力，祇要晚去一兩

天，却可增加不少威力，進退自如，我也放心得多，你看如何，成全喜諾，隨告李琦，說來時已與三哥商計，結伴同行，七哥祇管放心，蘭珠因常夜約好靈筠消夜長談，平日難得有此良機，恐李琦忙着傳授成全，誤了相見之機，笑說，我和你七哥，此行勞頓，今夜還有點事，連消夜均不能陪各位兄弟姊妹同飲，好在傳授容易，八弟過了明天動身，決來得及，如若心急，二哥五姊，聰明用心，已全學會，和七哥差不多，八弟三哥，今夜先向他二位討教也是一樣，成全祇當李氏夫妻，少年新婚，也許有什話說，笑答，和二哥五姊學，也是一樣，跟着，衆人相繼尋來，問有何事，背人密議，成全答道，七哥素來光明磊落，焉有背人之事，祇爲小弟，欲往飛雲嶺盜窟，窺探虛實，他不放心，不願當衆面說，特意令我來此，指示機宜，偏生今夜，和老堡主，有事商量，吃完夜飯，便和七嫂，一同進見，因想使我四人，早日學會九宮奇珍，運用收發之法，特請王二哥，金五姊，由今夜起，先行傳授，不知二哥五姊允否，王藩首答，按理我弟兄姊妹九人，情逾同胞，焉有不肯之理，此時天才申初，現就開始傳授如何，金國士插口笑道，現在傳授，原是一樣，不過成八弟疾惡喜事，照我所傳，學會之後，定必忙於起身，固然，手到成功，但是內中，還有一層牽累，不可不存戒備，祇八弟答應，全照七哥七嫂心意，緩日起身，我便傳授如何，成全笑道，五姊心意，我全明白，祇願偏心，委曲求全，也不想事情關係多大，向來我聽七哥之命行事，從不違背，不用五姊九妹操心，如若借此挾制，我不帶那幾件法寶，照樣起身，何況二哥，也肯傳授呢，張婉接口笑道，我們九人，就你狡滑任性，想到就做，我們自負俠義，扶弱抑強，理所當然

，你看人家身世有多可憐，怎的就說偏心，委曲求全，我一言未發，偏把我也拉上，莫非身爲女子，便該受欺的麼，金國士接口笑道，你看九妹生氣了，本來是你無故惹事，難怪人家，你休誇口，憑我兩姊妹的情面，強勸諸位兄弟，不傳你法寶用法，由你一人鬧去也辦得到，成全笑道，我到無關，可惜五姊，話說太遲，崔三哥早已和我商定，他向來言出必踐，恐怕五姊，未必能夠令愛如山罷，金國士聞言，轉問崔南州道，是你答應八弟，必須同行，不能更改麼，南州對於國士熱愛多年，近日好容易解除誤會，情愛更深，再見國士，吃成全拿話僵住，轉身詰問，面帶嬌嗔，越發憐愛，不忍使其難堪，無如答應成全在先，平生最重信義，況是同盟患難之交，聞言好生爲難，方一遲疑，金國士面上，已帶愠色，冷笑道，果然，我和你雖也同盟至交，可惜身爲女子，到底遭人輕視，一句不相干的話，都不肯聽，還說什麼，南州慌道，話不是這麼說，五妹之言有理，無如事前，沒有想到，答應八弟在先，我這人老實，也不怕諸位姊妹兄弟笑話，當初我和五妹，訂交在先，比時遇事必須商計，尊重五妹意思而行，但以八弟說話靈巧，如說不去，必有許多說話，因此爲難，還待往下說時，蘭珠見南州，滿面窘狀，接口笑道，成八弟堂堂男子，又是兄弟，明知七哥，早有成算，話已言明，祇爲天性滑稽，喜歡取笑，自己弟兄，有何不快，有我一人陪罪如何，南州知道在坐諸人全照方才所說而行，無論那位兄弟姊妹，有何不快，有我一人陪罪如何，南州知道在坐諸人，全都信服李氏夫婦，巴不得借此打開僵局，首先贊好，國士原是一時戲言，知道南州爲人忠厚，見他窘狀，好生不忍，樂得借此下台，成全本和南州至厚，笑道，七嫂不必說了，三

哥爲人，忠實長厚，便無七嫂之言，我也不會逼他，不過，五姊九妹，老是成羣結黨，欺我一人，心中不服而已，衆人本是同盟至交，說過拉倒，吃完夜飯，又說了一會，李琦蘭珠，便起告辭，蘭珠對靈筠說，朱武出山訪友未歸，何必回家，受人閑氣，堡中空房甚多，還是我家中暫住，暢聚幾日的好，靈筠事前，原經商定，吃蘭珠一拉，跟了就走，三人到內堡蘭珠屋內，稍說片刻，蘭珠早命二慧婢，端來酒食瓜果，將人遣走，互相密談，蘭珠當着李琦，對靈筠道，愚夫婦對你敬愛，親逾骨肉，你所深知，他上次見你孤身一人，前往穿雲頂盜寶，幾乎因此送命，人非木石，自然有點感動，但你二人心地光明，理應無話不說，何況此次逆謀，早就暴露，要想轉危爲安，消弭此事，又非他不可，難得今夜，無人在側，莫若由筠姊，詳言經過，以便善爲處置，免得稍有不合，誤已誤人，不知筠姊，以爲如何，靈筠淒然答道，小妹命苦，幼遭孤露，寄養他家，年幼無知，受其欺騙，祇爲生性剛強好勝，明知所適非人，木已成舟，終想身已屬他，祇合自怨命苦，這多年來，爲他受盡艱難，終想至誠感格，誰知他薄情負義，心志卑鄙，因見七哥，不知我二人細底，當我小姑居處，痴情錯愛，意欲借我籠絡，于中取利，以致七哥，幾乎葬身萬丈冰壑之中，他却乘我騙了七哥靈藥，孤身涉險之際，乘隙與賤婢小翠，苟合成奸，由此受了狗男女的挾制，對我盡情欺侮，堡規一夫一妻，明知七哥，已有賢妻，新婚恩愛，對我雖極愛護，始終發情止禮，從不私見，他偏受人蠱惑，血口噴人，今日爲了那面寶鏡，被五姊借去，竟對我盡情辱罵，不說他勾引賤婢，自犯堡規，反道我受了七哥甘言誘惑，那面陽鏡，未借到手，反把自己拚命得來的一

面陰鏡，私借與人，誤他大事，少時若要查出九俠得勝，是由於雙鏡合璧，便非要我命不可，如非賢貞姊姊，得信趕來，已遭毒打，至于他那逆謀，以前並不深知，還是今天，強索寶鏡時，怒火頭上，露出口風，大意是武氏父子，因恨蘭妹，拒婚受辱，小賊立志報復，自從逃往山外，拜一妖道爲師，學了一些邪法，又和老賊，九頭獅子龍天化父子，勾結一黨，見九俠一去不歸，以爲必敗，小賊性情，意欲乘機強佔鐵堡，約定今日下手，他爲錢希唐兄妹挾制，加上武凱之妹武鳳，互相勾結，連同堡中奸人，一共二十四個，約爲內應，祇等響箭一起，便即下手，他和錢希唐兄妹等，十餘叛黨，奉命先往後堡行刺，因聽九俠兄弟，把穿雲頂藏珍，全得了來，段大哥一人留守，必非弱者，恐有法寶飛劍，不能抵敵，深知雙鏡合璧妙用，向我逼索，此時賊黨，原約申未之交舉事，沒想到提前起來，總算是他命不該絕，否則，寶鏡如被取去，一聽響箭，定必先攻內堡，逆謀全露，便是七哥，以全力救他，衆怒之下，恐也難逃活命了，李琦笑道，此人真個糊塗，憑他那點本領，人又庸碌，除欺負筠妹以外。別無他長，也敢胆大妄爲，慢說盜黨，不能得勝，算他僥倖成功，也無非做人奴隸，有甚好處，筠妹既然不知詳情，等我少爲盤算，無論如何，也看筠妹分上，將事平息，不過，這麼一來，他必不能在此存身，筠妹也必隨之而去，從此海角天涯，不知何日相見，令人難過，還在其次，最可慮是，此人喪心病狂，無可救藥，又有小翠賤婢，進讒謀害，筠妹雖保不爲所算，實令人放心不下，我爲此事，籌計了好幾天，苦無善策，不知筠妹，有什麼高見麼，靈筠見李琦，詞色誠懇，好似對於保存衛璧，具有成竹，絲毫不以爲意，祇對自己，

鍾情太深，惟恐會短離長，從此難再相見，心中惜別萬分難過，由不得也流下淚來，蘭珠見二人，說完之後相對黯然，靈筠固是滿面淚容，神情淒苦，李琦素來不輕掉淚的人，虎目中也是淚花亂轉，知道二人，惜別傷心，靈筠更多身世之感，祇得強笑勸道，你二人不必傷心，人生遇合無常，不怕筠姊見怪，像衛壁那樣涼薄無義之人，此行必無善果，筠姊這樣好人，難道天道真個無知，孽緣無有盡時，似這樣的丈夫，沒有他，就不能過麼，聽二師叔口氣，好似將來，我們三人，還要常在一起，一同修煉，我想見面必不會遠，本來那兩面寶鏡，全是九宮塔上奇珍，不應帶去，後來一想，此寶如照桓師兄所傳，目前數百里之內，已能互相收發，再用上四十九日苦功，不論相隔多遠，一經施爲，便可收發如意，筠姐此後，如遇危難，祇把此鏡飛回，我們立時得信，便可趕往應援，如要錢用，或者別的相助，也是一樣，靈筠對於衛壁，心雖鄙薄，終想木已成丹，身已屬他，祇有怨命，盼其日久感化，或是仗着雙鏡台壁之力，取來火窟中的靈藥藏珍，服了靈丹，改變心情，回頭向上便是自己福氣，自從穿雲頂，取寶回來，接連發現許多喪心病狂之處，雖然悲憤，仍是守定前念，並無他意，直到當天，衛壁向其凌辱，才傷心到極點，雖然未有二心，對於李琦夫婦，由不得增加了許多情感，對於蘭珠，更是感激異常，一聽二人，對他如此關心，不禁淒然流淚道，小妹心比天高，命如紙薄，夙孽糾纏，木已成丹，除却自認命苦外，祇有託跡空門，了此餘生，以修來世而已，他受奸人蠱惑，逆謀反叛，本來不能免死，幸蒙七哥蘭妹，仗義解救，我料此人，決不知道好歹今日他聽賤婢之言，對我所說，極爲難堪，此去途中遇險，如仗賢夫

婦之力，趕來解救，不特奸人更要捏造黑白，他就寵愛賤婢，定必借此對我侮辱，以博賤婢歡心，乘機借題，遺棄暗害，都不一定，身為怨鬼，何苦再被污名，小妹此行，心志已決，萬一皇天見憐，他能回心歸善，雖非佳偶，尚可忍痛，與共此生，否則，他將靈藥藏珍，得到以後，必不捨那一雙寶鏡，交還原主，小妹爲了我的丈夫，望好過切，遇事偏私，平日雖不免有違心之舉，叫我辜恩負義，誓死不爲，他那卑鄙涼薄，私心自利，小妹深知，事成之後，必爲此事爭執，到時他如能聽我忠言，將此雙鏡，遵照劉真人之命，和五姊借鏡還鏡之約，將其歸還，小妹對於這樣薄倖情人，夫妻之情早已名存實亡，爲了許多顧忌，便隨他苦熬一世，任其寵妾滅妻，情甘退讓，決無話說，否則，既不忍對五姊負心背信，也不敢違背仙人之命，連他一齊，同受飛劍之誅，說不得，祇好竊負而逃，仗着雙鏡妙用，帶了逃走，我也不回此地，逕直往穿雲頂下，求見二位仙長，代收代還，如蒙恩憐，引進到別位女仙門下，自是萬幸，否則，魔王波旬婆，會收小妹，爲記名弟子，曾說他與小妹，緣分祇此，不應收徒，祇爲一見鍾愛，又經小妹，再三苦求，才傳了一點法術，別時又說，我雖愛你，貌美溫柔，但是道路不同，將來自有你的遇合，最好莫來尋我，以免誤你美質，真要無人收留，那也無法，何況他是我的救命恩師，雖未前往，心實未忘，我看恩師對我，十分喜愛，到了山窮水盡之時，前往求他，必蒙允諾，他又賜我一道救命靈符，命我貼身收藏，不可妄動，目前越是親厚的人，越不可使之知道，一經施爲，無論相隔多遠，當時便被一片魔光，籠罩全身，飛往冷魂峪，與之相見，不過他太愛我，明知我不應在他門下，偏又心愛，如

再相見，不經我求告，也必不捨，如若拜他爲師，却又彼此有害，最好此符能夠不用，便到危急之際，祇要強忍苦熬，必有解救，我也全仗這一道保命靈符，才敢大胆放心，與薄倖人同往火窟，探險取寶，否則，他已信讒，受人挾制，明知負我，也必昧良，向人討好，方才賢夫婦所說的盛情，和平日相待恩義，只好來世報答了，李琦早經仙人，指示機宜，知道靈符，與波旬婆，還有一段因果，有那一道保命符，靈符此行，固極安全，但要惹出許多事來，又不便勸他不去，心想事已至此，好在火窟取寶，兩下去的時間差不多，也許到時能夠解化，李琦心中不捨，又想不出一個法子，可使靈符，多留幾日，心想事情一經議定，至多三日，靈符便要起身，心正尋思，蘭珠笑道，自與符姊，定交以來，像今日這樣，長夜之談，尙是初次，人生最難得者知己，尤其是波折愈多，情分越厚，求之越難，得之更喜，况又會短離長，不久便是天各一方，固然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有苦盡回甘，相逢之日，畢竟良宵苦短，一刻千金，今夕祇可談風月，各說一點快心事，希望將來，不特慰情於無，也許人生遇合，瞬息百變，焉知今日顯約，不是他年息壤，何苦作那楚囚之泣呢，靈符嘆道，蘭妹我蒙你不棄，情勝同胞，許列雁行，連七嫂二字，都不令我稱謂，深情盛意，我豈不知，無如命生不辰，年幼無識，受人誘騙，鑄錯於先，今已無能挽回，空負賢夫婦，一番高義，而又限於環境，不久分別，天各一方，雖言之痛，我心成痼，縱令強笑爲歡，有何意趣，李琦慨然接口道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，人世本屬空幻，祇要精神常在，永矢弗渝，相處何在形跡之間，愚兄幸得重返師門，符妹將來，也不是沒有仙緣遇合，即便萬

不得已，投到波旬婆門下，雖非玄門正宗，畢竟修道士，終勝凡人，他雖魔教，又與尋常左道不同，此去固不免遭遇艱危，並非永無相逢之日，所望寬懷自解，各以誠心毅力，互期將來，永爲良友，時相過從，暫雖別離，比起人生朝露，韶光易逝，快意當前，只是一時，轉眼之間，便成陳迹，豈不要強得多，何況天道福善禍淫，孽滿自盡，比時一任筠妹，芳春常駐，絕迹飛行，獨往獨來，更無拘束，那還有什麼顧忌，我們暫時惜別，難免魂消，如若想起未來，正是後望無窮，照說祇有高興，如何愁煩起來，靈筠深知李琦，情熱如火，近日相對矜持，全是勉強壓制，雖聽蘭珠力言無他，堡規固是一夫一妻，便他本心，也絕不願厚負蘭珠，有那意外希圖，只似谷真人所說，夙世情孽，只管用盡方法，兢兢業業，想把自己拋開，無如伊人情影，自從初見，便印心頭，不能磨滅，明知能以理智戰勝，爲了將來修爲，一返師門，連蘭珠也無異於名義夫妻，無論說那一面，也不會有什麼遐想，偏是情絲牢繫，難於擺脫，本來相愛太深，又見意中人，這等身世遭遇由痴愛之中，又起一種同情之想，激動俠腸，心想外人如此，尙難恕置，何況生平沒有最愛之人，再一想到，彼此相愛以心，相見以誠，但得素心人，與共晨夕，何必在於婚嫁，於是決定愛戀到底，不問多麼險阻艱危，必以全力相助，代脫夙孽，轉危爲安，由此成道長生，能得常共往還，於願已足，話雖如此，無奈男子心情，終是難測，何況，此人心又太痴，萬一熱情奔放，不可遏制，豈不難處，爲此時刻留心，不料當日因受刺激太深，感激對方，深情密愛，無微不至，又因蘭珠在座，別無他人，忍不住把平日蘊藏心頭的情愫，表現出來，心想分手在即，後會難期，爲了顧

全對方夫妻的情愛，和自己平時心志，無論前途好壞，已不願與再見，越想越傷心，又覺就此短短一兩日的聚首，難得當夜，祇有三人在座，一時良機，率性把平日心意，吐露出來，也使對方，知出自己，實是相逢恨晚，並非真個薄情，滿擬表明爲止，不料自己，固然誠中形外，對方更是熱情痴愛，在在流露，口氣也是越來越露骨，蘭珠又在暗中，推波助瀾，由不得生了一點戒心，想要開口，又不忍使雙方心中難過，方一遲疑，蘭珠聰慧絕倫，早看出靈筠心情不定，自己原想乘這兩三日內，互把心志言明，好在不久入山同修，丈夫爲人，素所深知，雖然鍾愛靈筠，祇想結爲良友，時共往還，決無他念，不過，情感太熱，除非靈筠也和他一樣，相愛以心，才得安慰，靈筠偏又生性仁柔，受慣小人挾制，多疑好勝，恐其心生誤會，一去不來，及見當夜男女雙方，都是情深一往，自然流露，正代二人高興，忽見靈筠，玉頰生紅，秀眉微鎖，似嗔似疑之狀，丈夫話更露骨，惟恐失言，轉使疑慮，便朝李琦，故意嬌嗔道，既然你說人貴知心，何必落於言詮，我早說過，會短離長，祇應此敝，自來夙緣不解，定數難移，怎麼也擺脫不開，此時楚囚相對，固是無謂，便是多說未來空話，也是多餘，非我誇口，今日爲了骨肉知己，同遣良夜，共祇三人，所備菜雖不多，無一樣不是我夫妻平日留心記下，筠姊喜食之物，並爲筠姊，喜食魚蝦，特意命紅杏，帶了數人，前往堡民爲老堡主所備，非經年時佳節，輕不取用的，後山小靈沼，魚池之內，釣來的鮮蝦，和天池特產桂鱖，別處鱖魚，不過斤餘，一滿二斤，魚皮便老，聽說江蘇六合縣，龍池鱖魚，最大者，達三斤以上，越大越肥嫩，但也不如他柔嫩肥鮮，天然有一種桂花香味，魚的肝

臟，更是舊品：筠姊來此數月，因其出產無多，尙未嘗過，那蝦更是肥鮮長大，黃多子肥，長約一寸，炒成以後，滿碗紅油，香腴無比，休說別人，連你七哥，也是沾了筠姊的光，初次進口，生煩熟炒，今夜生熟均備，本來早就奉上，因我們正談心事，夜飯吃得不久，筠姊將有遠行，此是小妹一點敬意，非要筠姊，改愁爲歡，我才拿出來呢，筠靈聞言，知道蘭珠此舉，固然一半爲了夫妻恩愛太深，不願丈夫相思太苦，又知雙方發情止禮，心志高潔，祇想結一知己忘形之交，決無蕩檢踰閑之慮，惟恐自己多疑誤會，百計求全，一半也實在和自己，一見投緣，越處情分越厚之故，見他詞色，那麼誠懇，好生感激，暗忖造化不仁，專喜捉弄多情男女，使自己幼遭家難，身世飄零，致落奸人算中，休說此別茫茫，知心良友，難於再見，連這好一個至交姊妹，也未必再能相逢，當時百感交集，方才想說的幾句話，那裏還好意思出口，繼一想這一雙夫妻，真個難得，此是平生第一知己，已然不會再見，共總短短一二日的光陰，如不是他委曲求全，百計維護，薄倖人固是身敗名裂，便自己也必連帶受辱，還要累及居停主人，再如使其傷心絕望，未免心腸太狠，再說，也對蘭珠不住，何不把話岔開，祇作閒談，再相機迎合對方心意，說上兩句好聽的話，今生固然不能接受他的深情，也使他心頭，得點安慰，不枉人家痴情熱愛一場，靈筠人既溫柔美豔，加以年紀較長，長于詞令，少婦風華，另具勝場，念頭一轉，決計忍住心頭苦痛，強爲歡笑，陪着兩位多情之人，作此長夜之飲，隨口笑道，我見蘭妹，約我消夜，以爲必有盛設，誰知滿桌均是瓜果蜜餞等零食，酒菜祇有三樣，比起平日九俠消夜的酒菜，竟少了十之七八，方才夜飯時，別緒

餐懷，又想來此暢飲，并未吃飽，心正失望，疑心主人祇是口惠，並無珍珠，不料還有這好口福，別的不說，小妹生長江南，遠離故地，已有多多年，家本魚米之鄉，大漠窮荒，魚龍鳴鳳，似此風味，久已不嘗，何況又是魚蝦中的雋品，蘭妹這一說，還未到口，食指已動，祇顧口饑，連心事都忘懷了，還不快些拿來，先飽口福，再聆賢夫婦的高論麼，李琦平日，對於靈筠，全神貫注，遇事留心，惟恐不盡，先前忙着談話，雖愁萬種，互致纏綿，誰也無心飲食，及聽靈筠，這等說法，先想起心上人，飯吃太少，不等話完，便喚海棠，快把槍蝦先去取來，蘭珠笑道，你平日統率三軍，固是沈着穩練，便對衆同盟弟兄姊妹，也頗氣度端凝，長幼得體，於萬分親熱之中，隱有領袖羣倫之概，未成婚前，我還恐你過於持重，不輕言笑，無什意思，誰知你那英雄非架，道學氣派，竟是個紙老虎，對外還好，祇和我們一起，立時馴如羔羊，說不出那樣溫存體貼，偏又處處真誠，並無一毫虛偽，只嫌有時天真過度，那麼記性好的人，竟會把眼前的事，忘個乾淨，方才你不時在暗中和我說，我們三人，別遠會稀，以後再像今夜，這等良晤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才能如願，連兩個心腹丫頭都不合在側，所有菜肴，均由你我親製，以示榮雖不豐，其意甚誠麼，爲了不願第四人在座，五姊九妹，今夜已有言語嘲笑，說我夫妻，對他見外，明早相見，不免還要受嘲，你怎全都忘却了，李琦笑道，我真荒唐，也爲筠妹遠行，心中愁煩，沒想到所有菜肴，俱在外屋，連風爐炭火作料，均早搬進，待我先做頭一樣，說罷起身，往外間走去，靈筠先見酒菜，只是三樣，並未留意，自從改了前念，覺着方才不曾吃飽，時已深夜，腹際微餓，桌上均是平素喜食之物，

好在至彼此交，不拘形迹，說完前言，便自檢了一塊風鷄，正要入口，見蘭珠起立，將桌上瓜菓糖食，移向旁桌，忽然發現，無論瓜菓糖食，也都是三樣合裝一大盤，盤底並有用紅緞子剪繡成的，如意吉祥花草，以爲襯託，心方一動，又聽蘭珠說，是夜祇此三人同席，連兩個心腹慧婢，均早遣走，又是主人輪流做菜，惟恐女主人，借故離開，孤男寡女，好些不便，心方有些疑慮，李琦已往外走去，蘭珠見他，神色不定，心中明白，暗笑丈夫固是痴得可憐可笑，靈筠也空自聰明，至今還未分辨出丈夫爲人心性，似此善惡不分，優柔寡斷，難怪以前吃虧上當，照着那日，谷帥叔仙示的口氣，將來不是我夫妻，苦心相助，即便保得殘生，也必受那無量痛苦艱危，並須投身魔教，方能保命，雖然魔母波旬婆夫婦，與別的邪魔左道不同，將來仍許同歸於正，如非丈夫，夙孽難斷，始終情痴，休說由此絕交，便是稍爲失望心冷，你也不了，真不知這樣一個好人，獨對我丈夫，爲何這等薄情，最可氣是，明知心地光明，還要處處提防，真要有什二心，便無人相助，你也難逃掌握，頭一個，衛璧便非死不可，如何肯作違心之事，百計保全呢，蘭珠雖然愛護靈筠，情如姊妹，祇嫌他對於李琦，不情之義太多，心中未免不平，故意笑道，人最難得知己，七哥爲人，有剛有柔，性情古怪，痴得可憐，我常對他說，祇我一人，是他自己，他也深以爲然，筠姊今夜竟肯臨謁，長夜暢飲，毫無猜疑，也總算是難得，不枉他自和筠姊相見，這些日來，盡情維護的一片苦心了，他對衛璧，實是深惡痛嫉，卑鄙萬分，爲了愛屋及烏，不特處處維護，委曲求全，甘犯堡規，徇情招謗，並謂此人，一日不能歸善，筠姊永無心身康泰之日，竟想乘着火窟取寶，暗中

相助，除非此人，真個喪盡天良，將來爲了寵妾，謀害筠姊，那是萬不能容而外，祇筠姊一日不受害逃亡，離他而去，決不傷他一根毫髮，如此存心，休說筠姊聰明多情，能明白他的爲人，就是我和筠姊，易地而處，便和他孤男寡女，相對一室，自家問心得過，也決不再恤人言，那還對他有什么疑慮呢？靈筠聞言，知道自己心緒，又被看破，先想他雖然痴得可憐，便你對他，豈不也是和他，對我一樣，祇求丈夫喜慰，便犧牲自己，也所甘心，平日對我，情逾骨肉，祇見我對他，稍爲冷淡，便自不悅，所說並非無理，也是處境艱難，人言可畏，稍有不合，誤已誤人，我也對你不起，何苦來呢？繼一想，此時丈夫性命，在他掌握之中，即便自己守貞不二，去此一個大難關，豈不也多指望，何況丈夫，生心謀叛，多行不義，按照條規，本來該死，便下殺手，也無話說，如他有意，正是良機，如何反出死力相助，自己果是多疑，冤枉了他，又見蘭珠說時，面帶強笑，似有不快之意，自己仗他夫婦，萬分愛護，習慣不覺，休說是他，便是蘭珠，也覺有些愧對，再一回憶以往言行，多半不情，平日不覺得，此時想起，處處難堪，不是言語，所能分辨，正陪笑臉，想說兩句，李琦已捧了一個三角磁罇，和三盤作料進來，放在桌上，笑道，筠妹快用，這蝦全是活的，留神滿桌亂送，髹了衣服，我算計五姊九妹，少時要來，還給他們留了一份，先陪筠妹，飲了幾杯，蘭珠特製的三花香露，我再炒那熱蝦去，靈筠早聽磁罇中，悉率亂響，聞言便把磁蓋微啓，立有三隻兩寸半長的大蝦，迸將出來，靈筠方笑說，這蝦怎如此大而多力，纖手伸處，用筷剛夾住一個，李琦蘭珠，早有防備，又都手明眼快，一人一隻，把另兩隻活蝦，也分別夾住，蘭

珠笑道，這三盤作料，腐滷之外，一盤姜醋，一盤特製醬乳，此是好兆，恰巧一人得着一個，請筠姊隨意蘸着嘗罷，靈筠見那蝦青殼蒼脊，頭上紅膏，隱隱外映，又肥又大，蘸了作料，入口一嘗，果然鮮美無比，笑說，笑說，蝦雖味美，祇太肥大，恐吃不了幾個，李琦笑道，你姊妹二人的飯量，我全知道，內中共祇九隻，我陪筠姊，再吃一個，便炒蝦仁去了，三人又各吃了一陣，同飲兩杯，李琦又往外走，蘭珠忙說，你陪筠姊，待我炒去，李琦笑說，我有兩樣炒法，一老一嫩，還有一樣炸脆，和焦炸雞脯，做完，便沒有我的事了，蘭珠隔室笑答，你真會巴結差使，是炒菜都被你搶去，剩下全是現成熱菜，舉手便端了來，休以爲你便宜我做不好，却丟人呢，李琦笑答，這個不勞費心，筠姊看我誠意，真不好吃，也必嘗上一點，你幫着先把這乾燒栗子代我拿去如何，筍不難燒，祇要火功不差，黃得勻淨，自然把作料浸透，使其又脆又香，不焦不疲，便可交卷，那燒栗講究外焦肉酥，香軟而腴，恐賢妻這雙玉手，未必做得有我今天這樣合式呢，靈筠見李氏夫妻，所有菜肴，均是自己喜食之物，越發感嘆，忍不住插口說道，主人如此情重，如何敢當，蘭妹如不見外，許我幫同下手，也學做他一兩樣，日後做來，除却真個皇天見憐，仍是像今夜團坐三人同食，我決不爲他人謀，就做出來，也吃獨食如何，蘭珠聽出靈筠借此表示，未對李琦懷疑，巴不得他行前，使丈夫心稍喜慰，免得日後相思，想起他薄情之處，心中難過，便不再和李琦鬥口，衆答，小妹平日，爲博親歡，有時學做兩樣，今日却因初歸，所有菜肴，均是海棠代爲準備，共祇四五樣炒菜，全被你七哥搶去，那些熟菜，不知味道如何，筠妹代我去端，便算是你二人做的，免

得不好丟人，話未說完，李琦已端菜走進，笑說，此菜須要熱吃，請筠姊少用一些，底下的菜，索性我們三人同作如何，靈筠知道李琦，故意遠嫌，方要開口，蘭珠笑道，沒有那麼便宜的，我兩姊妹，都來幫你，我還有事做呢，靈筠也說，蘭妹本善烹調，祇我外行，想跟着學兩樣，七哥不願意麼，這時，靈筠既感到對方深情，難得又是那樣至誠，使人有知己之感，又想起前路艱危，夫也不良，錯已鑄成，只有認命，頓生身世淒涼之嘆，一熱一冷，相去天淵，由不得心情上，生出矛盾，其實李琦對他心情，早與初見時，大不相同，祇爲夙世情孽，由不得關心愛護，無微不至，實則絲毫沒有雜念，蘭珠曾在暗中，試過他幾次，委實始終光明，固是覺着奇怪，便李琦本人，有時想起，也覺好笑，祇說不出是何緣故，平時已甚關切，再一見面，更是卿愛亦憂，卿喜亦喜，體貼入微，惟恐拂意，這時見他，語柔聲清，神態親密，眉宇間隱含幽怨，再見蘭珠，又在暗使眼色，忙即改口笑答，既然如此，萬一覺得不好吃，筠妹不要笑我，說罷，二人同去外屋，靈筠人素端嫻，李琦更是矜持，只管低頭炒菜，頭也未抬，反把滿腹心事忘却，一言不發，靈筠站在爐旁，心亂如麻，彷彿一肚皮的心事，但想不出一句話說，李琦炒了一樣又一樣，等到末一樣蝦仁炒完，二人始終不曾開口，蘭珠不知去了何處，也未再來，靈筠呆立在旁，見李琦已托盤端菜，忽然想起，看了一陣，不特一樣未學，連人家炒的什麼菜，均未留意，心中好笑，忙道，七哥累了這些時，我却一事未做，由我來端罷，李琦也覺一直不曾交談，怠慢了人家，忙道，祇顧炒菜也未招呼筠妹，真個失禮，望勿見怪，蘭妹也不知那裏去了，靈筠還未及答，忽聽窗外，有一女子接

口道，七哥，你那蘭妹，暫時被我們管住，想不到我和五姊，反輸與他了，跟着，走進三人，正是張婉和金國士，一邊一個，把蘭珠夾在中間，剛剛放開，蘭珠滿面俱是笑容，入門便笑道，你看如何，這回你們總該認輸了罷，還待說時，李琦早知金張二女來意，恐靈筠誤會，忙使眼色，朝着張婉，把臉一沉道，九妹如何還是這樣稚氣，夾湊熱鬧無妨，何必掩藏在外，作此驚人之舉呢，張婉氣道，七哥專會欺我，五姊才是主謀，怎單說我一人，李琦知他嬌憨，平素視爲小妹，自己情急之下，口不擇言，忙陪笑道，五妹年長於我，當兄弟的，怎敢議論姊姊，說不得，只好向小妹說說了，恕七哥心直口快，去到裏面，罰我三杯，陪罪如何，金國士也氣道，七弟這話，比方才教訓九妹，還要挖苦，你平時對衆弟兄，均極謙和，尤其我和九妹，今日簡直改了常態，當真祇顧新交便忘舊友麼，李琦知他詞鋒犀利，惟恐把話說僵了，忙道，都怪小弟不好，一律受重處罰如何，金張二女同聲笑答，認罰就好說話，祇把我兩姊妹認輸的罰酒，每人分你一半，就算拉倒，否則，決不甘休，李琦方要點頭，蘭珠一面延客入座，正添杯筷，聞言慌道，那個不行，各歸各事，隨對李琦笑道，傻子你知道什麼，他兩位爲了不信我話，要吃一罇罰酒呢，你莫以爲筠姊知道此事，便不高興，聽我一說，祇有助歡，你們同盟兄弟姊妹，患難骨肉之交，居然有這等行爲，他自家先就欠罰，怕他做什麼，李琦因蘭珠，常聽金張二女說，人非草木，你丈夫對於靈筠，那種疑情熱愛，你不加緊防閑，反到設法，使其親近，終非所宜，蘭珠力言，丈夫光明磊落，對於靈筠，實是谷師叔所說，夙世情孽，祇管愛護備至，并無絲毫他念，金張二女，終恐女方，日久情生

妾，讒言離間，不由勾動怒火，率性用手摟住小翠低語道，賤人實在可惡，明已變心，我不殺他，誓不爲人，日後你看便了，小翠見他面容猶厲，知道種毒已深，意猶不足，轉臉微笑道，你那位賢德的夫人，心到未變，祇不過看你不起，和姓李的親密一點罷了，不要冤枉好人，說話再不留神，被對頭聽去，我們身在虎穴，就活不成了，衛壁見他，一臉媚笑，倚在自己懷中，似嗔似喜之狀，不由愛極，因知對頭惜別，均在蘭珠房內，還隔兩三間屋，決不會有人來，正要就勢抱着親熱，忽聽門外，一聲嬌叱，飛進一個少女，照准小翠就是一掌，當時打跌在地，大聲喝道，鐵堡自從立國以來，幾曾見到這樣狗男女，休以爲你們，今夜遠走高飛，若敢途中害人，必有你的惡報，衛壁見來人，正是使女紅杏，心上人先已受傷，再吃這一掌，打得花容失色，連聲哎呀，雖然心痛萬分，無如此時，身犯重條，今非昔比，又知堡中，上下平等，平時無什尊卑之分，所有宮中服役的人，均是由堡民中選出來的，靈秀幹練的少年男女，本來按年輪值，只有紅杏海棠二女，因得堡主父女歡心，本身不願離開，加以幼喪父母，無什親人，於是常在宮中，隨侍蘭珠，明爲主僕，與衆不同，蘭珠也不以下人相待，情分甚厚，差一點小事，均能作主，全堡人民，見二女文武全才，靈秀貌美，又得主人信任，全都另眼相看，自己正當事敗被擒，身處危境，如何敢與相抗，心疼小翠，恐再受辱，慌不迭護向前面，口中頻呼，姊姊要打我，與他無干，紅杏迎面啐道，你還有臉說話，我才不屑打你這樣豬狗呢，話猶未完，隔屋諸人，聞聲紛紛趕出，蘭珠當先，喝止紅杏一問，說是奉命回來，在窗外發現狗男女，交頭接耳，面帶詭笑，不時咬牙切齒，試一窺聽

因二人坐處，正在窗前，聽去多半，因見小翠，正施狐媚進讒，想要害人，二女本覺靈筠可憐，代抱不平，見對方危境未脫，尙且如此，靈筠此行，無異羔羊之伴豺虎，焉有生理，偏生鑄錯在先，外人多大力量，也無由使其自拔，越想越覺不憤，暗忖：主人常說，事有定數，靈筠命如該絕。反正難逃虎口，不如先打這賤人一頓，稍出惡氣，當時怒火上升，年輕氣盛，怒火頭上，忘了主人在內，進門使用重手法，打了小翠一掌，正在喝罵，見衛璧以身相護，想起他日間對待髮妻，惡聲相向，可恨情暴，越發有氣，正想連衛璧一齊下手，使其負傷上路，多受痛苦。蘭珠等已先趕出，紅杏當着衆人，把方才所見，照實說出，衛璧小翠，無法抵賴，又怕又愧，知道衆人均對靈筠關愛，丟人事小，祇將靈筠激變，稍一表示寒心，不再過問，必難免死，正自心驚胆寒，垂頭喪氣，又悔又怕，不敢出聲，衆人聞言，也都憤急異常，李琦蘭珠張婉三人，更是悲憤，正要開口，靈筠竟和沒事人一般，趕上前去，將小翠扶起，交與衛璧，令其扶坐一旁，滿臉笑容，說道你兩個不必害怕，如有不測，不問你們爲人如何，事前我也同謀，好壞一路，決不置身事外，李琦聞言大驚，瞥見成全，正朝自己搖手示意，面有笑容，知他智計過人，必有良策，心雖不放，但見靈筠，神情悲壯，詞意堅絕。此時有力無處使，又有好些顧忌，祇得聽之，嘆了口氣，朝蘭珠張婉，把頭微搖，不令開口，二女忍不住氣憤，仍走上前，手指衛璧小翠冷笑道，爲人須有天良，今日你二人的死活，祇在筊姊一言而決，休說救命之恩，便是穿雲頂，盜寶回來，冰天雪地，爲你受盡艱危，你是男子，守在家中享現成，安分也能，人家爲你犯險奔走，你却勾引賤婢苟合，你

雖天良喪盡，他仍百計求全，防你身敗名裂，本來所犯堡規甚重，全仗筠姊平素人緣，大家投鼠忌器，容忍至今，仍想過些日子，將你遣走了事，你偏勾引外賊，忘恩內叛，我們早已發現逆謀，也全看在筠姊分上，不肯舉發，今夜請來筠姊，下榻舍間，表面消夜，實則彼此商計，想將大事化小，暗中化解，送你二人上路，不料你這廝，人面獸心，並還蠢得出奇，平日那麼卑怯胆小的人，竟會受賤婢挾制，和叛黨指使，也不想，有何本領，竟敢來此行刺，固然筠姐鑄錯於先，有此附骨之疽，無法脫身，休說作那神人共憤的事，對他謀害，祇敢加以凌辱，即使我們，不曾眼見，得信也必趕去，決不容你二人活命，何況，藏珍均在一處，不久就許再遇，筠姊方才雖說，爲你丟人太甚，從此不想再見，我們日後，仍要尋他，隨時訪問下落，和你蹤迹，若不見他，休怪無情，我們本想挽留筠姊，多住數日，一半敍別，一半使他火窟之行，減少一些危難，是他固執不肯，我想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前生孽障，難於挽回，你們又是豬心狗肺，就此同路，免得賤婢信口雌黃，惡語中傷也好，如今所有叛黨，有二哥他們主持，一個休想漏網，明日堡主公審，便受火焚之刑了，要知後文，請看

下集分解。

大 漠 英 雄

第 四 集

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

著 作 人 還 珠 樓 主

發 行 者

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代 表 人 徐 稚 鶴

上 海 河 南 中 路 一 七 九 號

發 行 所

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

分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

香 港 支 店 皇 后 大 道 中

華 南 特 約

國 光 新 記 書 局

廣 州 漢 民 北 路 七 十 六 號

分 售 處

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第 一 版

No	1520
書名	大漢英雄 4.
押金	2,700.
租金	300

